



加華高羅
記人卷



光緒癸巳七月
陽湖汪洵署檢

竹葉亭雜記目次

桐城姚元之伯昂

卷一

五十一則

卷二

四十五則

卷三

五十六則

卷四

十八則

卷五

四十三則

卷六

十九則

卷七

三十九則

卷八

四十一則

目次

先伯祖閣學公博極羣書而無撰述官京朝數十年每就見聞所及成竹葉亭雜記十萬餘言一時士大夫相與傳錄福州梁蒞林中丞探入歸田瑣記尤多咸豐王子公捐賓客圖書散佚手澤僅存先君珍藏篋衍欲付刊傳世閒關兵事卒未暇爲長沙周自庵侍郎取錄副本謀代梓亦因循未就也穀以麤官供差繼南公餘多暇乃發舊

藏編校凡 國家掌故四方風俗前賢遺事下及物理小
識各以類次共成八卷歸田瑣記採擇多屬因果不關事
實不復更載仲弟虞卿時權京邑遂捐俸付諸手民用成
先志經始於癸巳四月四閱月竣工原鈔間有脫誤謹從
闕疑云從孫穀謹識

目次

桐城姚元之伯昂

聖祖仁皇帝之登極也甫八齡其時大臣鰲拜當國勢欲甚張且以帝幼肆行無忌帝在內日選小內監強有

力者令之習布庫以爲戲布庫國語也鰲拜或入奏事不之避

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內帝

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兒立執鰲拜遂伏誅以權勢薰灼之鰲拜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始知帝之用心特使權奸不覺

耳使當日令外廷拿問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無事

神明天縱固非凡人所能測也

高宗朝滿州蒙古王大臣有由上命名者豐紳濟倫本

名濟倫豐紳二字上所加也豐紳清語有福澤之謂也御前行

雜記一

走科爾沁王鄂勒哲依忒木爾額爾克巴拜亦係上所

名鄂勒哲依蒙古語有福之謂也哲依忒木爾有壽也額爾克鐵也

巴拜寶貝也音王爲大長公主長子上愛之幼時期其

有福有壽結實如鐵而又珍之若寶貝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

二字向所罕有

每年坤寧宮祀竈其正炕上設鼓板后先至高

廟駕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等聽唱畢卽焚

錢糧駕還宮蓋聖人偶當遊戲亦寓求賢之意

不知何獨於祀竈時唱之此儀睿皇則不唱鼓板亦不

設矣蓋非國初舊儀也徐君善慶言

嘉慶戊寅九月十六日聖駕自盛京旋蹕侍衛慶善時年

二十二先期啟行私至陽驛向莊頭索租陽驛去盛京四百餘

里未行之先商之敏徵敏乃教之捏病請假 待旨用 內
廷發出板責慶善六十發往伊犁責敏徵四十發往吉林仰見
家法之嚴不以宗室少貸也

初 聖駕再幸盛京涓吉七月二十四日啟 鑾九月回

蹕以青龍橋爲水冲塌直隸方來青制軍受疇請展期改
於二十八日啟鑾十月初四日回蹕至盛京禮畢誠吉九月初
七日旋蹕乃以陰雨改於十一日又改十六日是歲 萬壽

慶節駐蹕 蹕興隆寺隨扈王大臣官員均於 行在行禮

其在京王大臣有 旨概不許差人至 行在呈遞如意

貢品其輪赴 行在接 駕謝 恩者亦不許攜帶如

意呈遞十月六日開 乾清門在京王以下五品京堂以上俱

在門外行慶賀禮 萬壽聖節例不進本戊寅 聖駕駐

雜記一

蹕興隆寺辦事處奉 旨傳知各衙門應行呈奏事件仍由

報呈遞不可因恭遇 聖節以致耽延 聖人之勤如此

今上卽位初御史多有條陳彈奏時事者下軍機大臣及部議

時 上多裁去銜名及摺尾年月或條陳數事只議一事則

裁去前後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 聖主矜恤言

官至意如此湖北袁道長銑陳奏一摺間有十事 上裁出

核賦課平刑法廣教化三條下大臣會議餘俱留中不知何事

也 上卽位內府循例備 御用硯四十方硯皆鑄道光 御

用四字 上所備過多間置足惜因 命分賜諸臣英

協揆師得其三焉 聖人之儉如此

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皆鑄天章雲

漢等字

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協揆

時爲戶部尚書

以外間習用者

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

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

每多虛飾

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內廷

召見年老大臣頗以升階登降爲苦道光八年有嗣

後凡文武大臣年逾六十五歲者准由內右門出入之

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念前旨於帶領引

見諸老臣未經分晰因再准文武三品以上年逾六十五者遇養心殿帶領引見一體由內右門出入體卹老臣之恩如此

圓明園

召見向在

勤政殿三楹榻扇洞開殿中有橫榻

分前後焉殿東有套間曰東書房無前廊夏日

召見在殿

中春秋則在

書房

書房門向東前加牌杖臣工等由東首

台階上進

殿過橫榻轉牌杖向南稍東卽南向跪則面

雜記一

三

聖矣此地不大蓋截書房北段爲小間北牆有榻扇門

駕

由此出入是以

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將書房添前廊南向

開門北安窗炕倚窗設

御座炕之西頭東南向窗間設大玻

璃以防苑外人竊聽

聖人防閑之嚴如此臣工由殿外

南向之門入

見自戊戌正月始也

御門日遇忌辰刑部不進本例也韓桂林司寇對在署時問同

列日是日無本我輩仍照舊隨班上

殿否衆皆不記憶呼本

房筆帖式問之以其專司是事知之必悉也筆帖式但對以總

理捧本入

殿衆堂官俱隨上

殿再問復如是對焉

御門吉慶事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

爲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

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爲

爾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

上以對品故

調之然府丞差二級矣後有日者張雲徵至都朱少君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大不利不見風波亦當鑄兩級蓋其命定如此然 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

賢良門外有河河有橋式如弓背 上看箭鵠設於橋西河

邊射者立橋北北向而射每發矢 上右顧以視其中否歲

已亥將橋拆平鵠於橋南對 上設焉射者立橋北面向西

而射以免 上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

之有靶今拆平則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擾其果以是歟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 賜諸臣觀劇於此

高廟時每新歲園中設有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

肆一切動用諸物悉備外間所有者無不有之雖至攜小筐賣

雜記一

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爲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門

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中採擇交入言明價值具於冊賣去者

給值存者歸物各大臣至園許競相購買之各執事官退出後

日將哺內宮亦至其肆市物焉其執事等官俱得集於酒館飯

肆哺啜與在外等館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聲音

響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俟 駕過店門則走堂者呼茶店

小二報賬掌櫃者核算眾音雜選紛紛並起以爲新年遊觀之

樂至燕九日始輟蓋以 九重欲周知民間風景之意也造

辦處筆帖式徐君善慶每歲入直言之最詳晚間仍備嘎嘎燈

焉嘉慶四年此例停止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繪飾之如戲中假

馬者一人擡高趨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

跳躍高趨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篋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趨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卽古大儺之意非也間之盛京尹泰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獸不知何名喜鬪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 國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趨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爲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卽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一首惟其時余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居易錄云今外

國猶傳其制引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云云今圓明園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煙火轉龍燈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按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少頃則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當亦前人遺意耶

舊庫內陳物堆積有明代物年久無用發崇文門變價內有朝靴以綵繪錦緞攢集而成似縹絲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爲雲氣五色迷離如廟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縹絲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時著此耳豈明制當如此耶俟再考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取兆吉祥之義也自雍正年間舉行嘉

慶元年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 萬壽及慶節唯宗

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尚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槩不准外省

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時蘇司

空榜額為兩淮鹽政於例進風猪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

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而如意之例後又減去慶節一次至已

未則併王公大臣督撫等呈進之例悉行禁止焉

御用時憲書寫本名曰上書首頁節氣次頁次年神方位三頁

列二十花甲子四頁列六合末二頁紀年與外本同每日於五

行下注明陰陽於除危後添注寶義專制仗五字五行生剋之

謂也上生下為寶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為義如辛丑土生金

上下同宮為專如戊戌同屬土上剋下為制如庚寅金剋木下

雜記一

剋上為伐如壬辰土剋水之類其義不過陰陽剛柔之理耳於

用事宜忌無關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惡煞每日宜忌及款識

俱與頒行本不同今列其式於左亦多識之一端也

上弦某刻

角

吉神 月恩 四相 時勝 會天 德 兵吉 生氣 不將 續世 明堂 益福 青龍 天赦 三日 兵禍 要安 五合 官日 天巫 吉期 兵寶 守日 金匱 天恩 歲終 日金 室各

宜祭祀祈福求嗣上册進表章頒詔覃恩肆赦 施恩封拜詔命公卿招賢舉正直施惠恤 孤寡會入學行惠愛雪冤枉緩刑獄慶賜賞 賀宴會入學行幸遣使上官赴任臨政親民

某某日甲子水陽開

相口 三合 天恩 歲終 日金 室各 天巫 吉期 兵寶 守日 金匱 天恩 歲終 日金 室各

營建宮室繕城郭興造動土監柱上梁開市 納財立券交易修置產室開菓穿井安碓磑 裁種收養納畜整容刺頭整手足甲求醫療

義

東風 解凍 候 聖心

病掃舍宇平治道塗行幸進入口經絡捕捉 針刺

書高一尺二寸寬約七寸每四頁為一月每日分四層寫陰

陽字用朱書吉神一層全用朱書每日推其所應有之吉神

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氣一月注節節氣候三字朱書某節

某氣亦朱書墨注某時某刻其某候則墨書如其日應注日

出日入時刻則朱書於吉神之後分作兩行又墨書晝若干刻夜若干刻於日出日入之後分作兩行若是日應書躔及某將亦注於吉神之後朱書此日二字下云某時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宮爲某月將某月將三字復朱書其每日所宜宜字朱書其宜用何時亦雙行注於下與頒行本同但朱書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則墨書矣但其日注宜則不注不宜注不宜則不注宜宜與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則書於上格日辰之右朱書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時刻遇日干與 皇上景命同者則亦朱書

祈年之禮見於周官日用上辛見於月令注王肅云周以正月祭天以祈穀春秋傳曰啟蟄而郊則祈穀也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漢平帝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唐貞觀

雜記一

七

禮正月辛日祀威生帝以祈穀郊之用辛代有明議然於春前春後其義未昭齊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王儉啟云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眞宗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則用立春後辛日尋南齊王儉之議不以後春爲非推治平禮院之言必以上辛爲是有明祀典多曠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祈穀嘉靖十年以啟蟄日祈穀蓋亦無定制也歷代以來或乖古制或拘上辛典籍所陳迄無一例我 朝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日上辛以尙未立春議改下辛雍正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十二日立春以典禮不應在春

前議改次辛乾隆十六年三十年五十四年俱以辛在春前改
用次辛嘉慶己未九月 上以孟春祈穀爲本年預兆農祥

若在春前於乘陽之義未當始以立春爲度著爲令如春在臘
月而上辛亦在年內未便隔年行祭辛之禮則改用次辛如春
在年內而上辛在元旦及初二三日未便於歲除新歲之日出
城宿壇亦改用次辛如得辛遇正月七日 世祖忌辰祇

承之義統於一尊不以展期惟禮成回宮樂設而不作若遇元
旦齋戒則停止朝正于祈穀次日補行受賀禮祀大義至我

朝始正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朝賀以元旦爲齋戒期也
地壇於乾隆十七年初建齋宮□□年 高宗宿齋從官

多受賜者以後夏至俱 齋宿宮內祭日至壇嘉慶庚申禮
官以舊儀請 上以是歲升配禮須前一日致告未便回宮

雜記一

八

因於

雍和宮齋宿

睿皇揆義定禮精詳周備如此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月二十日

皇帝幸南苑大閱盛典也

先期會議所有儀注錄於左辦理閱兵大臣事務管理都統事
務和碩莊親王臣綿課等爲恭進大閱儀注事臣等公同會議

明年三月二十日

皇上閱兵之日請將馬上儀仗在 行

宮門外排列設

黃幄於南苑晾鷹臺幄後設圓幄恭候

皇上躬御甲冑列陣時八旗號纛各按本旗汛地建立 黃幄

兩旁以前鑿儀衛排列蒙古畫角二對次排親軍畫角又次八
旗海螺護軍乘馬從兩旁依次排至鹿角前八旗傳宣官俱穿

馬褂戰裙在臺下兩旁乘馬排立大門侍衛每翼各派六員亦

令穿馬褂戰裙乘馬在傳官之前近臺排立領侍衛內大臣等
於新滿州索倫蒙古侍衛內派馬上嫺習者三十員不使損甲

令乘馬在傳宣侍衛之末按翼排列備控軼馬令警蹕官兵在臺下兩旁雁翅排列將陣內設立正黃旗漢軍信礮於鑲黃正黃二旗之間排列漢軍八旗鹿角在陣前首燾下排列烏鎗兵在鹿角後排列漢軍礮位在鹿角兩旁排列護礮烏鎗籐牌在礮位之後排列漢軍礮位之次內火器營礮位烏鎗護軍礮手畫分兩翼間隔排列頭隊八旗前鋒護軍在火器營之後按翼分旗排列次隊驍騎亦按翼分旗在頭隊之後排列翼隊交衝官兵請照乾隆四十二年將左翼之健銳營右翼之外火器營官兵每翼各派三百五十員名乘馬向前雁翅排列翼隊驍騎在交衝兵後按旗雁翅排列廂黃旗漢軍信礮在行宮門前稍遠之處排列辦理閱兵事務之王大臣等環甲在晾鷹臺排列接駕閱操之前兵部大臣具奏聖駕將出行宮門

雜記一

九

前所設信礮施放三次

駕出之後作饒歌大樂奏壯軍容

之章馬上儀仗導引

皇上陞晾鷹臺圓幄躬環甲胄扈從

王大臣侍衛等亦輪流甲胄環甲舉前引大臣兵部大臣導引

皇上御黃幄陞座部院大臣等咸蟒袍補袖前進在黃幄前兩旁排列豹尾班兩旁之次散秩大臣三旗侍衛等量其地方按翼駐立豹尾班之後建立黃龍大燾酌派侍衛等於兩邊駐立斷後管轄衆旣排定恭獻御茶皇上用茶時衆

皆跪叩獻進茶侍衛退

賜衆飲茶照例派捧茶侍衛等咸

服蟒袍補袖

賜茶畢兵部大臣等進前跪奏請鳴角黃

幄前蒙古畫角先鳴次親軍海螺傳令海螺以次遞鳴聲至鹿角前鹿角海螺前鋒護軍海螺接鳴後蒙古畫角親軍海螺止鳴傳令海螺退回臺下兩邊排列陣內視傳令退後將正黃旗

漢軍信礮施放三次舉鹿角兵聞擊鼓而進鳴金而止麾紅旗則鎗礮齊發如此九進至第十進連環鎗礮齊發連環鎗礮發畢鹿角分開八門八旗籐牌兵丁由鹿角出排班駐立各隨金鼓而舞籐牌舞畢退回八旗漢軍鳥鎗滿州火器營鳥鎗兵亦由鹿角出各按汛地排立整齊施放進步連環鎗頭隊前鋒護軍各旗結隊由鹿角出以待施放進步連環鎗畢次隊亦隨同前進兩翼交衝官兵亦卽催馬前進左翼於鑲白旗號轟右翼於鑲紅旗號轟之下伺候進步連環鎗畢退回時頭隊前鋒護軍一齊鳴螺吶喊前進各按汛地排立交衝官兵卽催馬吶喊交衝交衝畢殿後前鋒護軍各至本旗號轟下排立殿後兵進後鎗礮鹿角兵前鋒護軍隊各旗結隊鳴螺撤回撤後殿後兵結隊鳴螺撤回入陣仍在原排列處整齊排列兵退至原排列

雜記一

十

處立定兵部大臣等奏大閱禮成請 皇上御圓幄釋甲胄

扈從王大臣侍衛等隨釋甲 駕還行宮作饒歌清樂奏

皇威之章俟 皇上入行宮後正白旗漢軍施放信礮三次

閱兵大臣官員等各回營釋甲帶領該官兵各按隊伍沿途嚴

行管束陸續進城查舊例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前鋒營護軍營

內火器營共安營三十四座此次既加增健銳營外火器營交

衝 等請於左翼之末增健銳營一座右翼之末增外火器營

一座共安營三十六座明年開印後 等將派出操閱之大臣

官兵帶往仰山窪多演數次仍帶往 南苑操演數次以備

大閱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又爲查閱隊伍儀注事 臣

等會議得三月二十日 皇上大閱之期大臣官員兵丁等

將隊伍排齊兵部大臣奏聞 駕出行宮陞瞭鷹臺圓幄躬

親甲胄隨從王大臣侍衛等亦環甲胄俟環甲畢 御前大

臣奏聞 駕自晾鷹臺乘騎由中路行至左翼鹿角之末正

藍旗漢軍鹿角開門入隊伍在鹿角之後漢軍兵丁之間查閱

至右翼鹿角之末鑲藍旗漢軍鹿角開門出隊伍仍由中路陞

晾鷹台查閱隊伍時前引大臣兵部大臣等導引隨從大臣閱

兵王大臣等隨行 御前侍衛 乾清門侍衛等皆隨行其次

豹尾槍隨行豹尾槍後金龍大纛隨行三旗侍衛等按次隨行

派出帶隊大臣等各在所帶隊伍汛地乘騎駐立部院大臣等

是日皆蟒袍補服在晾鷹台排列 皇上查閱隊伍畢臨晾

鷹台黃幄陞御座進茶及大臚 賜茶畢兵部大臣跪奏請

鳴螺演陣恭繪陣圖一併恭呈嘉慶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奏

國朝喪制 皇帝二十七日而除 高宗當

雜記一

十一

世宗升遐之日欲行三年之喪諸臣引據經義陳懇乃持服百
日嘉慶四年 仁宗欲持服三年王大臣以大禮服制著

有定制再四請循舊制始勉從所請縞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

月嘉慶二年二月七日 孝淑睿皇后之喪時以禮統於

尊輟朝五日 睿皇素服七日遇奠輟摘纓所有王公大

臣及官員兵民人等俱只素服七日不摘纓照常薙髮

睿皇仍論輟朝期內各衙門章疏及引見等事照常呈遞其七

日內 圓明園值宿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見人員俱常服不

掛朝珠此禮之變也蓋禮以義起當日 睿皇尊養之孝

思 高宗慈愛之周至具見利福二摺中實千古未有之

盛事也摺並附錄 奴才和坤福長安跪 奏竊奴才福長安于

見當將此七日內 皇上不過 乾清宮中一路如請 吉
安所時俱出入蒼震門 不由花園門行走在 永思殿更換素

服几隨從人等俱在景山東門換服于回宮時仍換常服
皇時在宮時亦仍換常服于十三日門竟至長春仙館於次日
圍時不由時出入賢良門行走從西門竟至長春仙館於次日
早晨方恭請 皇帝心恩周密又恐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以為 垂詢亦經奴才等具奏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制情並不過於傷感又奏昨日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當同軍機大臣進見奏稱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日回圓輿即到長春仙館並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未擬擬於十七日在生秋亭恭請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必應如此又蒙垂詢 皇帝所想尤屬周到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奏奏到 皇帝極盡孝道斟酌事理思慮詳密又以國事為重
以恩 聖意尤為欣喜理合奏聞仰慰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二月 聖意尤為欣喜理合奏聞仰慰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一切詳細及再本日進見時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覺瘦否當即覆奏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係屬常服即凡脫從太監等皆蒙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太上皇以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愉悅之至 皇帝總以孝奉為務甚能

雜記一

禮為天子斬衰 國朝喪儀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毛
邊夏則涼帽去纓冬則煖帽去纓屆期除服易青袍百日而止
衣更青則冠用纓惟恭理喪儀及殯前守衛執事人員及派出
穿孝之王大臣始百日除服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戊刻

仁宗龍馭上賓八月十二日 梓宮由 避暑山莊

啟行二十二日至京距初喪已屆二十七日遽行除服臣子之
心有所不安且 几筵前舉行祭典理應喪服留京王大

臣始奏請以大祭禮後除服其各衙門文移奏疏向以二十七
日內用藍印及每日陳設 法駕鹵簿例於滿月禮後停止者

均改至大祭禮後欽天監擇吉九月十六日大祭始除服
大行皇帝梓宮自熱河奉移入京工部奏例用一百二十八人

大槓一分沿途十宿每宿分六十班每班需用押槓官四員自

少卿科道以下主事以上公侯伯以下參領雲騎尉以上前鋒
參領護軍參領八旗參領副參領上三旗頭等侍衛下五旗王
府長史內移取能事者每班四員照管三十八人櫛櫛一分沿
途分三十班每班派部員官四員包衣官四員管轄

沿途十宿 蘆殿地址里數 熱河麗正門起過廣仁嶺 十

二日 駱拉河屯四十里 十三日 平家營二十九里 十四日 常

山峪三十九里 十五日 雨間房三十八里 過青石梁 十

六日 巴克什營二十九里 十七日 藩亭五十九里 十八日 日

密雲六十八里 過古北口 十九日 懷柔四十四里 二十

日 薊溝四十九里 二十一日 清河北三十九里 二十二

日 東華門 三十四里

八月二十三日辰正 大行皇帝梓宮入安定門 皇

帝先一時進城由 神武門入見 太后仍出安定門跪

迎俟過復馳至內 東華門外跪迎步行隨入 宮 梓

宮入東華門至箭亭換小楨然後入 景運門至 乾清宮百

官齊集 景運門外二十三日行股祭禮自是日至九月十六

日每日三次齊集舉哀早以辰初三刻午以午正一刻晡以申

初三刻當 梓宮入城時臣民跪迎者無不同深悲戚

仁宗深仁厚澤感人之深於斯益見 皇帝哀慟直令

人不忍仰視我 朝以孝治天下實從古所未有也

嘉慶庚辰重九日辰刻朝奠後頒賞諸王大臣 遺念至

侍郎而止吳藹人信中講學得與 南書房翰林也朱韞齋士

彥以閣學顧晴芬臬以詹事徐少鶴類以少詹陳偉堂官俊以

侍讀戚蓉唐人鏡以檢討俱得邀 賞以 上書房翰林也

每人袍一褂一和包三靴一雙諸侍郎所得無靴別 內廷也

時陳侍讀督學山西 舊例惟南齋得與此次 上書房亦始有

顧詹事為之代領

之

雜記一

三

皇帝卽位恩詔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俱得廢子一品者廢五品二品者廢六品朱韞齋詹事士彥以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擢內閣學士是日

仁宗疾漸本下字跡已近模糊

蓋卽獲麟之筆也韞齋子乃得二品之廢是時陳荔峯閣學於圍前告假歸葬送

駕後始行至山東臨清聞

龍

馭上賓奔回而所有廢子加級之恩均不能邀陳之出缺朱

之升缺殆皆有數也韞齋同日升擢者顧晴芬少詹臬得詹事奎玉庭少詹照得滿詹事

韞齋荔峯皆余鄉試同年

臣工奏摺凡經有 硃筆雖一圖點俱呈繳不獨有 硃批而

後繳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繳一次或任滿彙繳則無定制繳進之件俱存於紅木處遇纂修

實錄時奏明請出事畢

仍交紅木處奉藏嘉慶十二年以

列聖以來積漸旣多

雜記一

十四

始移藏於 太和殿東夾室內其館中請出者於應繳時卽由本館恭送夾室不復繳進矣

御前行走與 御前侍衛同官而有別外藩蒙古王公及貝

勒貝子八分公則稱行走滿洲則稱侍衛侍衛有缺行走無額缺也

嘉慶初以軍機辦理樞務之地理宜嚴密時部員多以回事畫稿爲名擁擠窗外探聽於是派科道一人每日輪至隆宗門內北首內務府值房監視軍機大臣散後方得退直自王貝勒貝子公文武滿漢大臣俱不得至軍機與軍機大臣談論軍機之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復裁撤

軍機處向無親王與行走者嘉慶四年成親王與焉自正月至

十月二十二日卽出暫時之例也

軍機章京從前未定額數和相在朝時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取並不帶領引

見嘉慶四年正月定爲滿漢章京各十

六缺由內閣六部理藩院堂官於司員中書筆帖式內選擇品方年富字畫端楷者送軍機帶領引

見二月三十日軍機

以保送人員引

見長齡等十五人充章京富綿等二十八

記名按次補用其奉

旨記名按缺挨補卽自是年始

軍機挑取章京舊只內閣保送中書繼而亦有六部司員工部雖保送而司員邀

用者獨少蓋以衙門次序在後故也丙寅歲始奏請考試軍機大臣挑取若干員帶領引

見奉

旨用者挨補若帶領十人用者不過六七也此次取二十人同年童鼐君工部槐第一題爲勤政殿疏童有句云所其無逸

雜記一

五

彌丕丕基於億年萬年彰厥有常思贊襄於一日二日軍機章京之有考試自此次始至道光辛巳願送者日多各堂官無如何始有本衙門自試之例試取者方得送內閣及刑部試時更限以三刻交卷字須三百遲者不閱而例愈嚴矣

軍機章京向令大臣子弟迴避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始有一體保送之例

翰林無充軍機章京者若由舉人中書充章京一改庶常便出軍機戴文端由中書充章京改修撰奉

高廟特旨仍留

章京至侍講學士時始

特賞三品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翰林之充軍機章京惟戴文端一人而已

翰林開坊中允以上則進本贊善司業則帶領俸深之前二十名引

見二十名內有出差者但於摺中敘明而不用綠頭

牌以其人不在引見之列也辛巳冬十一月 命以後引

見贊善凡出差者一例進綠頭牌自是月始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引 見贊善易石坪元善以第一得之時易充會試同

考官在棘闈中人未見而邀擢以進綠頭簽也

內閣中書向以得稽察房爲要津蓋其時非由稽察房不能得侍讀也終南捷徑人競爭之自戴文端公入閣挑協辦侍讀俱由散值派取稽察房遂爲無足重輕之地矣

巡城御史輪住海甸自嘉慶十九年始也是年因逆匪林清餘黨未盡稽察保甲抽對門牌不符合巡視西北兩城御史自正月至十月輪班在海甸各駐半月至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有條奏巡城御史駐園恐誤公事始議准裁撤

三庫綢緞顏料銀庫向歸江南道滿漢御史輪往查察嘉慶二十年十

雜記一

共一

月始每庫派御史一員監放以專責成一年更換從浙江道御史拍清額之請也二十一年十月復添三員定爲每庫滿漢各一員每當應更替時本堂帶領引見 簡用六人同署當堂掣簽分庫歲戌戌引見時 上卽派定不掣簽矣

武英殿有露房卽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七取之不動又有狗寶蠶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 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

西洋堂歸 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端門樓舊貯腰刀撒袋一萬八千分梅針箭十八萬枝爲乾隆四十六年從給事阿那布之奏照大閱合操時用盜甲一萬八千餘副之數備製收存者八旗各營用則領取畢則交回嘉慶庚申二月西司空成復請官造八旗兵應用箭枝撒袋腰刀等件據稱此項器械向係兵丁自備并無照驗之例官既不加督責兵丁乃多不整齊大學士等議八旗應照點驗軍器之親軍前鋒護軍披甲等共六萬三千有餘若每名官給梅針箭六十枝或八十枝撒袋一副腰刀一把爲數過多不特需費浩繁亦無公所存貯若令兵丁自貯更易滋弊定親王因言門樓收貯事遂如舊例西司空之爲此奏蓋不知舊行事例也又請擇健銳營慣使腰刀技藝者分撥各營教之使刀之法尋駁曰腰刀爲行兵要件自當隨時練習於別營挑選未免紛煩應毋庸議

雜記一

七

步軍統領卽古之執金吾也今俗稱爲九門提督舊秩三品後侍郎尙書大學士親王皆兼爲之嘉慶己未六月二日

皇后關防出神武門有恆謹者不之避兵部罪步軍統領不能稽察時定親王綿恩攝此職 上以布彥達賚代之定秩從

一品更仿綠營提督總兵之例設左右翼總兵各一員秩正二品其巡捕五營將中營作爲提標副將作爲提督中軍管圓明園一帶五汛南左二營參將以下並所轄之十汛歸左翼總兵管北右二營參將以下並所轄之八汛歸右翼總兵管是年十月定總兵每人在南城外輪任半月以順城門外十間房鄭六源熏抄產官房爲公所年改左翼總兵駐劄城外右翼總兵駐劄圓明園先是副將駐

圓明園自總兵駐園副將則移駐樹村

總兵駐園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旨也十一月三十日又

令明年詣圍後步軍統領與左右翼均輪替在圍駐班正陽門外仍照舊輪流駐劄

部院各衙門用印各有監印之員防竊漏也外官則多交簽押司其事嘉慶己未有縣丞職銜程卿延假名程炎以湖廣總督印封書函投安徽巡撫衙門內開轉准勒保福甯來信川省軍糧囑於楚省代買二十萬石除湖廣採辦十萬石外餘令候補知縣程炎前赴江南江西採買奏明卽於九江蕪湖潯三關各撥銀五萬兩發交云云後訊出程卿延父程焜官湖北咸甯令曾在畢制軍沅行署司理筆墨存有預印空封之故可知鈐蓋印信時監視不實則有此弊可不慎諸

奉天等處向有派員巡查之例每屆五年巡查一次奉天則京卿往吉林黑龍江則盛京侍郎往其盛京各寢陵

雜記一

六

宮殿嘉慶十年有旨令盛京將軍同工部隨時修整屆二年軍機奏請派宗室王貝勒貝子公暨大學士六部尙書數人往查二十三年始停此例以後俱特旨派員以定立年限恐作弊者得以先期掩飾也

吉林將軍副都統及甯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副都統等每歲慶賀年節必有表文文曰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賀

伏以德純乾元首正六龍之位建用皇極肇開五福之先恭維皇帝陛下率育蒼生誕膺景命蘿圖

席瑞共球集而萬國來同黼展凝禧陬溼恬而八方和會太平有象慶祚無疆臣等恭遇熙朝欣逢聖誕伏願

玉燭常調溥時雍於九牧金甌永固綿泰運於萬年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懼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吉林屬每歲進貢方物

四月內進油炸白肚鱒魚肉釘十罈 七月進窩雛鷹鷄各

九隻 十月進二年野豬二口 一年野豬一口 鹿尾四

十盤 鹿尾骨肉五十塊 鹿肋條肉五十塊 鹿胸岔肉

五十塊 曬乾鹿脊條肉一百束 野雞七十隻 稗子米

一斛 鈴鑄米一斛 十月內由圍場先進鮮味二年野豬

一口 一年野豬一口 鹿尾七十盤 野雞七十隻 樹

雞十五隻 稗子米一斛 鈴鑄米一斛 十一月進七里

香九十把 公野豬二口 母野豬二口 二年野豬二口

一年野豬二口 鹿尾三百盤 野雞五百隻 樹雞三

十隻 鱒魚三尾 翹頭白魚一百尾 鯽魚一百尾

稗子米四斛 鈴鑄米一斛 山查十罈 梨八罈 林檎

雜記一

九

八罈 松塔三百箇 山韭菜二罈 野蒜苗二罈 柳木

鎗鞘八根 柳木線鎗鞘八根 駝馬木線鎗鞘八根 駝

馬木鎗鞘八根 樞梨木虎鎗杆三十根 樺木箭杆二百

根 樺木箭杆二百根 白樺木箭杆二百根 楊木箭杆

二百根 海青蘆花鷹白色鷹俱無額數 窩集狗五條

年賞進旨之 賀哲匪雅喀奇勒哩官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

二張進御覽 紫樺皮二百張 上用紫樺皮一千四

百張 白樺皮改為紫樺皮一千四百張 隔一年進 官紫

樺皮二千張 又交了五旗官紫樺皮一萬二千張 白樺

皮三千張 煖木皮四百五十斤 莖草四百五十斤 又

交下五旗每旗煖木皮各五十斤 莖草各五十斤 以上俱

備院 接 駕及恭賀 萬壽進貢物產 貂鼠 白

查收

毛梢黑狐狸 倭刀 黃狐 貉 梅花鹿 角鹿 鹿羔

麇 麇羔 麇 虎 熊 元狐皮 倭刀皮 黃狐皮

狷狷皮 水獺皮 海豹皮 虎皮 豹皮 灰鼠皮

鹿羔皮 雕鵲翎 海參 白肚鰻魚肉釘 烤乾白肚鰻

魚肚囊肉 油炸鰻鱧魚肉釘 以魚油炸魚 烤乾細鱗魚

肚囊肉 草根魚 鱈頭魚 鯉魚 花鱒魚 魚油 曬

乾鹿尾 曬乾鹿舌 鹿後腿肉 小黃米 炕稗子米

高糧米粉麩 玉秫米粉麩 小黃米粉麩 蕎麥糝 小

米粉麩 稗子米粉麩 和的水饅餡餡 搓條餡餡 豆

麩剪子股餡餡 打糕肉夾搓條餡餡 炸餃子餡餡 打

糕餡餡 撒糕餡餡 豆麩餡餡 豆糝糕餡餡 蜂糕餡

餡 菓子餡餡 水饅子餡餡 魚兒餡餡 野雞蛋 葡

雜記一

萄 杜李 羊桃 山核桃仁 松仁 榛仁 核桃仁

杏仁 松子 白蜂密 蜜脾 蜜尖 生蜂蜜 山韭菜

貫眾菜 藜蒿菜 鎗頭菜 河白菜 黃花茶 紅花

菜 蕨菜 芹菜 叢生磨菇 鷺掌菜

高麗例貢崇德八年九月 文皇帝遣諭朝鮮王田寬溫

仁聖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棕歲貢方物悉出於民夫民皆吾

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將歲貢綠綿綱二百五十疋紅綿綱二百

五十疋各減五十疋白綿綱一千五百疋減五百疋緹縵絲四

百疋減三百疋麤布七千二百疋減二百疋上等腰刀二十六

口減六口五爪龍蓆四領減二領雜色花蓆四十領減二十領

其餘仍舊順治元年十一月額進紵布四百疋蘇木二百斤茶

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綿綱二千疋減一千疋各色細布一萬

疋減五千疋布一千四百疋減四百疋麤布七千疋減二千疋
順刀二十把減十把刀二十把減十把餘如舊自
列祖
郵藩以來蓋屢減矣

朝鮮國遣使年貢有例賞由禮部具奏新正宴
紫光閣又例
有加賞及該使臣在
圓明園獻詩復有加賞國王及使臣物
件俱由軍機具奏在山高水長頒給

賞國王物件

龍緞二疋 福字箋二百幅 雕漆器四件 大小絹箋四

卷 墨四匣 筆四匣 硯二方 玻璃器四件

賞獻詩使臣物件

大緞各一疋 筆各二匣 墨各二匣 箋紙各二卷

紫光閣筵宴加賞物件

雜記一

三

正使錦各三疋 漳絨各三疋 大卷八絲緞各四疋 大

卷五絲緞各四疋 大荷包各一對 小荷包各四個 副

使錦各二疋 漳絨各二疋 大卷八絲緞各三疋 大卷

五絲緞各三疋 大荷包各一對 小荷包各四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逢 國慶遣使敬關朝貢雲南勅總督

保以該使臣上年進京叩祝甫回將原賚表文貢物令來使帶

回 上以該國地居炎徼遣使遠來致徒勞跋涉向化未伸

因命軍機代擬巡撫江蘭檄諭開導之檄曰雲南巡撫爲檄知

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逢 國慶遣令頭目人等敬關賚

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國貢使甫經

回國將此次原賚表文仍交來使帶回令該國王俟嘉慶五年

再行遣使赴京祝

嘏具奏蒙

大皇帝俯鑒該國王抒

忱效順實出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體 大

皇帝懷柔至意率將賫到表文貢物仍令來使帶回辦理錯謬
已欽奉 諭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並交部嚴加治罪仍

命將辦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國王知悉至該國使臣業經遣回
若又令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來往煩勞 特令本撫諭

知該國王應俟嘉慶五年 太上皇帝九旬萬萬壽再遣

使來京祝 嘏以遂瞻就之忱並 特賞該國王繡蟒

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疋大紅片金一疋大紅粧緞一疋以昭

恩賚而示體恤爲此知會該國王敬謹遵照祇領須至檄
者

喀什噶爾伯克等年班進京定例每伯克一名准帶跟役一人
其行李斤兩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

雜記一

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
貝勒六千斤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
斤兩較多跟役名數較少回子等每於例外多帶跟役於是驛
站被滋擾矣嘉慶二年閏六月大學士議回子公及伯克子弟
行李尙不甚多照例准帶其回子王貝勒各減行李二千斤貝
子至五品伯克各減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減三百斤有於例
外多攜跟役者多一人則再減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則減四百
以次遞核時長牧庵相國麟爲喀什噶爾叅贊大臣從其請也
哈密所屬塔爾沁蔡巴什湖兩處設屯田例額有種地遣犯
一百八十名隨兵耕種乾隆三十八年陝甘勒制軍爾謹以遣
犯陸續撥完各省改發新疆人犯俱擬烏魯木齊安置哈密並
無續發之犯因請於發遣伊犁二處人犯經過哈密時擇其年

力精壯堪任力作者截留備補五年期滿其原擬爲奴者仍發
原配爲奴原擬種地當差者仍發原配種地當差得 旨只
准截留情罪本輕之人重者不准五十八年屯田缺額遂於加
重改發新疆爲奴人犯內擇其情輕者截留後以發遣新疆情
輕人少不敷耕作遂議除洋盜被脅服役發往回疆爲奴各犯
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內有年力精壯者暫准截留補額俟
有情輕者到哈密再將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擬發落從僧公保
住之請也

雜記一

桐城姚元之伯昂

開坊翰林大考三等非降職卽改官壬申二月六日大考黃左田庶子鉞考列三等第二十七名同年瞿子臬贊善昂三等二十六名恐懼見於顏色 旨下黃庶子以上俱照舊供職瞿得無虞沈侍講學厚張□□師泌皆以三等末改官甯庶子右齋亦改員外時桂香東侍郎掌院事以甯爲庶子係正五品始奏請改郎中此次一等四名徐少鶴編修廻以第一授侍讀學士陳荔峯編修嵩慶以第二授侍講學士顧南雅編修蕘以第三名授侍讀余以第四授侍講彭春農編修以二等一名授左贊善戊寅二月十三日翰詹大考瞿子臬以庶子考列三等仍符上次名數官階則與黃同乃改郎中福建楊蓉峯侍講以三等九名衡山聶鏡圃洗馬以三等二十名俱改郎中同年彭寶臣修撰以侍講考三等三十名改員外揚州程漱泉宮贊壽齡以三等三十四名改主事此次一等五名潘雲閣編修錫恩以第一授侍讀顧耕石編修元熙以第二同年錢金粟編修林以第四俱授侍講吳藹人修撰信中以第三授庶子許萊山編修邦光以第五授贊善白小山學士考三等第五未改信乎其有數也修撰之改部則彭寶臣一人而已

校勘館書本當加慎逢

徽號抬頭處尤爲緊要余壬申

歲充 武英殿提調以刊本錯誤降職同事及校對褫遣有差

戊寅順天鄉試場中號口貼科場條例

高宗廟號宗字

誤寫祖字姚上舍宴指其誤監臨始知之查係舊刷條例之錯具摺奏奏舊提調官禮部孔郎中昭虔褫職纂修員外郎常德

黃維烈達麟主事諭元準尹濟源前郎中蔡鑾揚前員外薩迎阿以頒發條例時隨同畫稿校對主事程喬采梁章鉅以所校黃綾本不悞只此本因供事未曾送校俱降一級留任舊堂官戴協揆革職留任穆少寇克登布姚少農文田降四級留任多侍郎山以頭等侍衛前往哈密作爲辦事大臣寶大理興降二級以三等侍衛前往吐魯番作爲領隊大臣周府丞鉞以專辦科場降三級調用監臨善侍郎慶韓京兆鼎晉以自行覺察免議

典京兆試向來三人四人不等嘉慶戊辰只二人英煦齋先生是年以七月二十八日奉命赴盛京查案及旋京

睿廟諭云凡事皆有一定鄉科本擬命爾主試其時忽忘令赴瀋陽他無可勝任者因少一人始知是科主試本亦三人屆時以一人出差遂缺耳先生之出差蓋亦冥冊中是科無先生名也師生豈偶然哉

雜記二

二

壬午順天鄉試旂生中有兩錫麟一官卷一民卷彌封所悞以官卷包入民卷中式及填榜係官卷是科官卷額中三名今且溢額乃以中式第九十一名之旂官一卷去之去一官卷則民卷缺額一名勿遽以落卷補之俄頃之間一得一失豈非數哉辛卯順天鄉試德遠村副憲之弟以本旂送考冊未列官卷秀楚翹侍郎之子以彌封官錯入民卷俱以民卷中式是科旂官應中四名今中六名亦數應如此而巧爲此錯也

順天鄉試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十卷辛卯上以解元

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爲第一發卷出奏事太監曹某奏順天榜向以順天省人爲第一上乃易還之順天鄉試及會

試同考薦卷向不許夾批語壬午九月有

旨令以後考官

薦卷加批從王御史松年之請也

新進士殿甲後朝考最重蓋庶常之得否只爭朝考入選與否耳其入選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選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選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則一部兩卽用其不入選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選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選者亦得邀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約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擬定名次進呈

上抑第一

名王昱爲第三抑第四名陳憲曾置於末第五名陳嘉樹爲四十九名餘皆前後更易家弟東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許冠瀛爲第一復於不入選者

欽取七人第二

名楊上容卽初不入選者也及引

見時

上但視其人

雜記二

三

之可否而已不論朝考入選與否也朝考入選而年輕者授庶吉士其有鬚者俱卽用知縣蓋以其歲長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祇張少寇映漢之姪一人有鬚耳其朝考不入選而

年最幼者以部屬用

上洞悉各部人員擁擠補缺實難以

年輕者足以學習需補也是科用部屬者十七人用知縣者一百五十二人雖三甲末俱邀錄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職官者尙俱儘先補用此次俱歸班蒙古郭絡碩瑚以候補主事歸班直隸殿試二甲朝考入選之徐青照以捐納同知銜充館上詹錄歸班河南第一名王庭蘭以候補中書歸班壬午科廣東朝考入選者惟張進士維屏一人張素善詩殿試得二甲朝考入選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

見張以知縣用曾君望

顏殿試三甲朝考未入選乃得庶常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張蓋

亦爲鬚累矣

試差未回卽授學政每科間有之然不多得壬午歲除直隸督學毛伯雨式卯浙江杜石樵粵江西周式方系英調江蘇廣東白小山鎔雲南陳午橋鴻例應留任外李芝齡閩學宗昉以江西正考爲江西學政沈定甫讀學維錡以福建正考爲福建學政張海山編修岳崧以四川正考爲陝甘學政祝蘅畦編修慶蕃以江西副考爲廣西學政沈編修魏皆以四川副考爲湖南學政李卷卿編修浩以某省正考爲湖北學政余同年何仙槎祭酒凌漢以山東正考爲山東學政門生吳梅梁御史傑以陝甘正考爲四川學政考官留學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由內簡者四人而已程春廬理少同文授奉天府丞兼學政吳巢松編修慈鶴授河南學政同年徐少鶴閩學頌授安徽學政鄒禮耕侍講植行授山西學政諸君中李芝齡閩學春闈充副總裁祝蘅畦李卷卿兩編修春闈充同考官一歲三差尤爲盛事徐少鶴閩學於嘉慶壬申任安徽學政此次復至安徽癸酉乙酉兩度拔貢皆出其門亦藝林佳話

學政莫利於廣東已卯傅石坡光少同年棠將終任而卒繼之者爲顧根實侍讀元熙未終任亦卒再繼者爲朱編修階吉到任數月又卒於是將爲不利之地矣壬午四月朱編修缺出以伍石生編修長華補之六月伍改授廣西右江道以白小山少詹谿補之其時伍莅任甫接部南雄未畢事也傳說學政衙門與運司衙門相接運司素不利有道士爲之樹天燈杆自此杆立運司每升而學政乃不利三年之中四易學政其前相繼死者三人伍到任復不及一月而去果有關於風水歟

廣東朱督學階吉汪筆山方伯之甥也其未得學政之前夢一人告之曰君之祿位與君舅氏相若也汪時爲廣東方伯竊意異日或亦任嶺南方伯耶未幾江卒於任朱憶前夢殊惡之不數月乃有督學之命莅任數月卽卒朱以編修從未衡文驟得廣東督學孰知乃其死所也與其舅官職雖不同而同卒於廣東亦可謂妖夢是踐矣

程鶴樵中丞國仁以御史督學廣東任滿晉卿階後出爲山東甘肅方伯游擢山東巡撫以事左遷部郎辛已起爲廣東方伯壬午夏調江甯方伯其時廣東朱督學新沒伍石生編修方出京上以新任到廣東需時歲屆大比多士觀光志切因

命程權督學簿書堆裏抽身衡文星家嘗有文星頂度之說其或然耶

雜記二

五

毛伯雨少宗伯式郇其先德名輝祖曾在 上書房行走毛以嘉慶己未與毛靈舒閣學同舉進士及散館閣學留館宗伯改部閣學擢詹事時

睿皇謂董文恭公曰毛師傅之子亦官詹事矣董乃以新授詹事某爲浙江人前 上書房行走某爲山東人其子某與新詹事同榜進士現官吏部郎對未幾宗伯遂擢京堂靈舒閣學雖曰因人致福豈非命哉

關鏡軒侍郎善畫 內廷畫事嘗與筆焉 高宗寵賚甚優時戴文端公以四品京堂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一日

高廟召見語及畫事文端以不知對詰之則對曰善畫者關槐也人始知關之疊受 恩施皆 上之所以予戴也朱

文正公之爲掌院學士也 睿皇嘗問以衙門中有學問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爲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素舍人繼雯對又

適忘其名輒以字對葉時爲中書充軍機章京余同年葉芸潭
紹本時爲編修一日忽有督學福建之命入謝 上問

其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考幾次時翰林中書
葉姓只一人 上意朱所奏者卽其人矣芸潭到闈已過歲

試例得留任在闈凡五年雲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
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皆其命也人謂君相造命之說未

確余曰此足見君相之造命也

同年徐少鶴頌壬申以學士督學安徽癸酉一榜拔貢出其門

壬午後以閣學督學安徽乙酉人才又羅而致之門下同入羨

之到任逾年而卒癸未十月三日卒 特旨加侍郎銜其子賜舉人

徐曾供職 上書房亦異數也九月 聖駕謁 西陵

迂道臨朱文正公墓 賜其曾孫舉人 聖人眷念書房

雜記二

舊臣恩禮之隆如此

道光辛巳陳午橋御史鴻充河南正考官余同年尹竹農濟源

爲之副時尹官禮部郎中嗣陳擢給諫尹改御史壬午夏尹有

督學雲南之命次日 召對 上詢知上年以御史

充河南正考者乃陳鴻也改 命陳視學雲南尹仍守原官

以尹視陳固各有幸有不幸也尹以是年八月出爲建甯太守

後仕至巡撫陳止終於通政參議

舊例鄉會試於聽宣之日各赴午門前先時內閣拆本傳出某

某爲考官某某爲同考官其得差者咸集朝房更換朝服俟宣

旨時出行三跪九叩禮禮畢鄉試赴順天府上馬宴會試赴

禮部宴宴畢各取金花表裏杯盤等件再赴貢院竟亦間有不

赴午門在家聽信得信後再趕赴行禮蓋得信距行禮時尙有

數刻不致誤也房考多不赴宴於行禮畢竟奔入闈其表裏等件屬親友領收或託衙門中友代送至家其不肯赴宴者蓋以第三房爲孫前輩辰東不利之屋嘗見鬼害人恐後到則闈中房舍爲人占滿只餘第三房與之故由行禮後竟奔入闈爲先占屋舍也嘉慶□□年凡聽宣者始有投遞職名之例有不到者御史指名參奏二十四年己卯因袁金溪給諫銑奏其本始不發閣屆期派 乾清門侍衛二員齋至午門前拆封宣讀得差者不用更換朝服卽於宣畢行三跪九叩禮卽行入闈所有上馬宴停止其應得表裏等件鄉試由順天府會試由禮部派員齋至午門前按名給賞其欲先行占屋者亦爭車驟遲速而已

新進士臚唱鼎甲跪聽宣

詔畢鴻臚寺鳴贊官贊禮然後

雜記二

七

行禮先期鴻臚官必教演嫻熟嘉慶壬戌殿撰吳棣華先生廷琛聞讀 詔聲以爲贊禮也乃行禮讀聲不已乃起跪叩首無算時陳春澂師官副都御史劾其失儀乃議處鴻臚官教演不善者摺中有尼雅枯魯之爲跪也亨奇那之爲叩首也伊哩之爲起立也等句人佳其有文調

會試中額向無一定乾隆元年丙辰科會試取中二百八十五名較節年中額多至一倍乾隆末額漸少嘉慶元年丙辰科會試取中一百四十八名較節年中額加增三十一名

乾隆丙辰科

滿洲蒙古取中十名

漢軍取中四名

直隸取中三十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東取中二十名

山西取中十六名

河南取中十八名

陝西取中十二名

江南取中三十八名

浙江取中三十六名

江西取中二十一

湖北取中十四名

湖南取中八名

福建取中二十名

廣東取中十四名

廣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六名

貴州取中六名

雲南取中八名

嘉慶丙辰科

滿洲取中四名

蒙古取中一名

漢軍取中二名

直隸取中十六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東取中十一名

山西取中七名

河南取中七名

雜記二

陝西取中五名

江蘇取中十五名

安徽取中十五名

浙江取中十六名

江西取中十五名

湖北取中五名

湖南取中五名

福建取中七名

廣東取中七名

廣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五名

貴州取中三名

雲南取中四名

嘉慶朝鄉會試主考總裁從無聯得衡文之差者戊寅鄉試王宗伯引之充浙江正考官已卯復充會試副總裁鄉會聯次衡文惟王宗伯一人亦異數也

國朝滿蒙由詞林入閣者道光以前只尹文端繼善一人可謂難矣座師英協揆未得卽真至同年穆鶴舫相國拜命同

譜榮之英師賀詩有曰豈爲門牆私志喜喜君直接尹文端今
川督寶獻山同年不由協揆卽拜 命入綸扉同年中一時
有兩人爲滿蒙翰林所難得之人可爲大幸

嘉慶戊辰庶常散館崇同年綬改三等侍衛以庶常改武職從
未之有同時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文公甯爲廣侍郎興所許降編
修都中有一聯云翰林充侍衛提督作編修文武互易天然對
偶

沈舍人欽霖典試湖南其家人因索蚊帳戳傷內監試沈以失
察褫職嗣以會典館効力 賜舉人又以會典告成開復中
書因由舉人開復原官不准作進士出身其時爲之奏請之堂
官俱以不卽斥駁處分云

庶常散館改歸原班自嘉慶辛酉科始甲戌庶常散館無歸班

雜記二

九

者同年彭春農學士之兄邦峻以主事用雲南藍公瑛以知縣
用軍機已述 旨進呈乃 特改彭爲知縣藍歸原班是
科歸班者藍瑛一人而已

故事新進士 朝考閱卷大臣取足名數擬定名次進 呈乙
丑四月二十七日 朝考 上特命選擇十卷呈 覽欽定

前五名大臣所閱自第六名擬定頃復傳 旨試卷中有詩意
末句切東巡者自當選入閱卷諸公卽以此卷置第一呈入

欽定爲第一卽臣元之卷也其餘四人 上於九卷中選
取親加次第焉是日午刻兩 聖心大喜令軍機南齋大臣

暫緩退直俟試卷去取畢發出此五卷令諸大臣閱看因具奏

頌 睿鑒焉小臣何幸仰蒙曠典作紀 恩詩末有云新

鷺出谷翎猶弱慚愧人稱第一聲蓋不勝幸且愧矣第二爲徐

星伯松後以編修督學湖南落職遣戍復起爲中書遷禮部郎御史出爲榆林守第三爲孫平叔爾準後以編修出守汀州擢安徽巡撫浙閩總督諡文靖第四爲童望軒潢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數年病卒第五爲陳萇坪俊干以庶吉士改戶部出守肇慶

乾隆間考試差入選者注榜揭示然得差者多不問榜上之有無名也嘉慶間考者交傳訖不揭浮簽浮簽由內揭去次日發派大臣閱卷取者總定甲乙呈覽不拆彌封取否均不知也有典試者或召見時上語之名次或語軍機大臣

然後得知余戊辰科充陝西正考官名列第八副考官程家督第十一其江南副考前科皆以考取第一者爲之是科上

雜記二

十

也後李得浙江副考以是知之及庚午上欲使未邀

恩者均得衡文之榮凡曾充考官及同考者俱不復用然辛未會試同考江西夏生圃給諫修恕山東張秋圃侍御源長湖北劉筠圃給諫彬士均邀復用蓋名單久定屆時有外出者有已故者臨期更易偶未細核耳癸酉以後考差則派出閱卷諸臣各以去取標記進呈不復總定甲乙以御史某之奏也考差向用文二篇試帖詩一首已卯裁四書文一篇改易經文一篇後卽以此爲例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奉命典試陝甘程小鶴

同年家督爲副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場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

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出
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其有數也榜發來謁
語畢汕然

關中鄉試有聿右字號專爲甘州西甯設也有聿左字號則合
關內之敘州關外之安肅鎮西迪化統計之也每試聿左右各
輪一科科中一卷嘉慶戊辰余典試時聿左七十三卷中取一
卷以迪化至長安計官路及萬而中額如此其少未免過苦其
時撫陝者爲同里方葆岩制軍維甸余向商之甚欣然擬便奏
請增額無何方擢浙閩總督去事乃寢嘉慶己卯增設聿中一
號分敘州玉門敦煌歸之從長制軍齡請也一額之增遲以一
紀殆有數耶

甘省文風初惟甯夏最盛今則莫盛於涼州之武威昔時甯夏

雜記二

二

與涼州別一丁字號取中二人涼州人以爲苦具呈願歸大號
屢不准至乾隆戊子涼州始得歸大號應試至此每科涼州獲
售者不僅一人矣又有木字號爲榆林設也甯夏歸之然甯夏

以一科歸木字號取中一科歸大號取中不專守木字號也

貴州學政向無棚規取進童生歷有紅案銀兩嘉慶四年二月
有人條奏奉 旨詢之任滿談學使組綬屬實 上諭曰

各省學政棚規係陋習相沿非私賣秀才可比若將棚規紅案
銀兩概予裁革則學政辦公竭蹶豈轉令其營私納賄耶况各
省地方官所得各項陋規不一而足尙難一一禁止乃獨於讀
書寒畯出身膺衡文之任者遇事搜求亦殊屬無謂惟此項紅
案只應令新進童生量力交送實無力者卽當量爲減免儻於
規外復加多索則必重治其罪 聖人準情立制如此其人

蓋彈前學政陳伯恭先生崇本而類及之也其時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次年 上以貴州地瘠恐日久復舊遂裁革增學政養廉五百兩貴州學政向爲美官今不然矣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年間行之後亦漸止嘉慶四年

上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視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外有准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 諭三月十日也

各省教授向係從九品教諭學正訓導均未入流其加教授爲從七品教諭學正爲正八品訓導爲從八品自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始也

乾隆末年 宮內太監時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蓋緣

王公大臣所用過多向無定額太監多投充私宅嘉慶四年始定額數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

雜記二

十一

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准用二十名貝子准用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額駙准用十名民公准用六名其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候以下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終報宗人府查核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年終報都察院查核俱各彙奏

道光元年十月內務府檢查內庫綢緞等項存者若干件奏請發交外庫備用 上乃命悉數分賜大學士九卿及翰詹科

道于是以官職高卑爲差等余官編修分得天青江綉一端回子錦一疋小臣不勝慶幸之至臘月充 實錄館纂修復有

磁器之 賜時余以奉使瀋陽不與焉二年八月八日館臣

又有水果四盒之賜余分得蘋婆脯三枚此次較對亦得分食麟侍講兒亭慶不取果而以盒與之

近京師宴客器皿精緻不獨外省所未見卽京師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來多出於內府嘉慶十年磁器庫以庫貯充斥請發出變價□□年再發一次於是舊磁悉出間有明代者其式樣之工顏色之鮮質地之美往時外人偶得一具必將珍爲古玩今乃爲酒席之用每一庖人且備至十數席古云美食不如美器官哥定汝何以加茲

歲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長安街一象病而臥地少頃力起跪而向北若叩首者三復轉而向西又若叩首者三倒地乃斃向北而拜蓋謝恩也向西而拜蓋不忘所生之地也象亦可謂靈物哉

凡寶物皆有精氣宣和玉盃之將敗有白光從閣上冉冉去明時銅鼎之將毀靜夜長鳴如虬吟韻石齋筆談載之固不獨寶劍之氣見於豐城也余爲舉子時謝賜衣恩五更往右

雜記二

三

上門時冬夜寒甚天色尙早因入護軍直宿之室小憩有老驍騎校話及嘉慶二年十月廿一日乾清宮災時伊在殿屋上救火初見白煙一縷起自殿脊直上高約一二尺煙中卽現一冠帶人高亦不過尺許愈上愈小頃聞裂帛一聲化爲黑煙而散自是或現女子身或現道士身或現書生身或現盔甲身高者尺許短者數寸不一而足及殿香火出乃止蓋皆殿中珠寶精也爲火所焚真精上出火蒸逆裂故聞裂帛之聲黑煙一散下亦煨燼矣

和坤查抄議罪後分其第半爲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伸殿德尙十公主半

爲慶親王府時尙爲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

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懋綿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

五十有四銅路鏡三十六對皆和家故物也此項親王尙不應有而和乃有之慶親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較 大內稍小鏡則較 內爲精緻因分設於紫禁今 景運 隆宗兩門外凡所陳設鐵缸及白石座細銅絲罩之路鏡皆其物也

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相國之子額駙豐紳殷德主未嫁時呼

和相國爲丈人一日

高宗攜主遊同樂園之買賣街和時入直在焉 高宗見售估衣者有大紅夾衣一領因謂

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因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

和爲丈人不知其故聞主少時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爲此稱耶

各關徵稅 國初定有正額後貨盛商多遂有贏餘而司權者競苛取以求勝於是贏餘一項更有比較上三屆最多年分之例見好者固日漸加增缺數者亦時多賠累 上洞悉其弊

雜記二

十四

嘉慶己未三月分別核減著爲定額其三年比較之例永停而

是年有德御史新以山海關減數較每年所解少至二萬五千餘兩請再增二萬兩其餘仿此酌增 上擲還原摺切

諭其非然自減後九江關猶虧缺二十六萬餘兩任觀察蘭後佑革任

其任者遂於木料過時多報其數厚征以補其缺 國家之稅量貨而征加則不可於是少爲多商雖怨而無如之何余過九江關船戶言此船向報稅銀五兩今當七兩有餘蓋本一丈

者量爲一丈數尺以此取盈焉

嘉慶四年核減工關贏餘數目

辰關三千八百兩 武元城二兩

臨清關三千八百兩 宿遷關七千八百兩

蕪湖關四萬七千兩 龍江關五萬五千兩

荆關一萬三千兩

通永道三千九百兩

渝關

由關關

南新關

潘桃口

潘家口

古北口

殺虎口

以上木稅正額之外向無盈餘

嘉慶四年核減戶關贏餘數目

太平關七萬五千五百兩

額稅四萬六千八百二十九兩零

粵海關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

九江關三十六萬七千兩

淮安關十三萬一千兩

海關廟灣口三千八百四十兩

閩海關一十一萬三千兩

蕪湖關十二萬兩

揚州關七萬一千兩

雜記二

滸墅關二十五萬兩

西新關八萬八千兩

鳳陽關一萬七千兩

江海關四萬二千兩

贛關三萬八千兩

北新關六萬五千兩

額稅銀十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兩

浙海關四萬四千兩

天津關二萬兩

臨清關一萬一千兩

坐糧廳六千兩

崇文門盈餘十七萬三千二百兩

左翼盈餘一萬八千兩

右翼盈餘七千三百二十兩

夔關十一萬兩

武昌關一萬二千兩

歸化城一千六百兩

梧州廠七千五百兩

潯州廠五千二百兩

打箭爐向無例額照例儘收儘解

山海關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殺虎口一萬五千四百一十四兩零

張家口四萬五百六十一兩零

乾隆朝江南地方黃河漫口次數

乾隆七年七月銅山縣石林口等處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雜記二

乾隆十年七月阜甯縣陳家浦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漫口本年七月合龍

乾隆十八年八月張家馬路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十九年八月孫家集漫口二十一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韓家堂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陳家道口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老壩口漫口本年九月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睢甯縣郭家渡漫口本年九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魏家莊漫口本年八月合龍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李家莊等處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河南地方黃河漫口次數

乾隆十六年六月陽武十三堡漫口十七年正月合龍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楊橋等處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龍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儀封等處漫口四十五年二月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考城五堡芝蔴莊等處漫口本年八月

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張家油房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焦橋漫口本年本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青龍崗漫口四十八年三月合龍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睢州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龍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睢州十三堡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順治間林司農起龍條奏軍營綠旗兵制畧曰有制之師兵雖少以一當十餉愈省兵愈強而國富無制之師兵雖多萬不敵千餉愈貴兵愈弱而國貧今天下綠旗營兵幾六十萬而地方

雜記二

七

有事卽請滿洲大兵是六十萬之多仍不足當數萬之用推原其故總緣將官赴任召募家丁隨營開糧軍半伴當吹手轎夫皆充兵數甚有地方鋪戶命子姪充兵以免差徭其月餉則歸之本管又馬兵關支草料多有剋扣短少至驛遞缺馬亦借營兵應付是以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鎗盔甲火器等項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單從未見備又春秋兩操之法竟不舉行將不知分合奇正之勢兵不知坐作進退之法徒空國帑而竭民膏雖有百萬之眾亦屬何益然其大病有二一則營兵原以戡亂今乃責之捕盜一則出餉養兵原以備戰守之用今則加以剋扣兵丁所得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發貧乏之兵何以自支今總計天下綠旗兵共六十萬誠抽得二十萬精兵養以四十萬兵餉餉厚兵精不過十年可使

庫藏充溢云云足見營伍廢弛大概然以兵爲件當器械鈍敝之弊今亦不免古北口提督衙門兵馬冊檔內有騎夫十八名皆戰兵充役爲阿公迪斯所奏山西之兵以將領令之服役過嚴遂懷恨砍傷本管參將王棟爲倭公什布所奏豈舊習相沿未可除耶余於乾隆甲寅乙卯隨任六安有德參將海者莅任合兵演習鎗箭無一日或輟每晨曦欲吐而教場之鎗聲已發矣兵初苦之既復甚感蓋月餉可得足平也六安營兵素多事至是地方安帖蓋整頓與廢弛惟在其人也德滿洲人

鄭方伯源疇之伏法也或謂侍郎羅國俊劾之余於史館曾見彈章銜名由 內裁去畧曰如湖南布政司鄭源疇者凡選授州縣官到省伊卽論以現有某人署理暫不必去俟有好缺以爾署之有守候半年十月者資斧告匱衣食不供聞有缺出該

雜記二

六

員請示伊始而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細詢其故需用多金名爲買缺以缺之高下定價之低昂大抵總在萬金內外該員財盡力窮計無所出則先曉諭州縣書吏衙役人等務卽來省伺候書役早知其故卽攜重資而來爲之幹辦及到任時錢糧則必假手於戶書漕米則必假手於糧書倉穀採買軍需等項則必假手於倉書聽其率意濫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至於衙役以訟事入鄉先到原告家需索銀兩謂之啟發禮次到被告家不論有理無理橫行嚇詐家室驚駭饜飽始得出門由此而入族保詞證各宅逐一搜求均須開發迨到案時不卽審結鋪堂散班之費莫可限量蓋各有所挾積漸之勢使然也是以賊盜鋒起不敢申報報則枉費銀兩不爲緝獲獲卽受賄放去毫無裨益諺云被盜經官重被盜凡此皆由署事官員貽害

之所致也蓋不見機取利則瓜代者又至矣內有一二自好者任其擺弄不肯曲從如長沙府屬之湘鄉縣知縣張博實授已七年在任不滿四月湘潭縣知縣衛際可實授已五載至今并未到任大率好缺皆然不勝枚舉巡撫姜晟近在同城豈無聞見祇以其納賄和珅莫可誰何蓋自守則有餘而振刷則不足也且聞鄭源璠在署家屬四百餘人外養戲班兩班爭奇鬪巧晝夜不息昨歲九月因婚嫁將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隻旌旗耀彩輝映河干凡此靡費皆民膏脂是以楚南百姓富者貧貧者益苦矣臣不忍坐視一方赤子曰墳溝壑冒昧直陳不敢隱諱亦不敢虛飾云云此摺頗簡切是以王三槐之亂則日官逼民反由此觀之倚仗權門魚肉百姓正不獨一鄭源璠也其時雲南尹閣學壯圖召至京卽以整飭吏治入奏畧曰現今

雜記二

九

所急者川省軍務尤莫急於各省吏治日見澄清賊匪自然消滅賊匪不過癰疥之疾而吏治實爲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習相沿幾有積重難返之勢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調劑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誠諭所能聳其聽也臣以爲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則弊終不可除治病者不治其受病之根則病終無由治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屬員未嘗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嘗不取資屬員第覺彼時州縣俱有爲官之樂閭閻咸享樂利之福良由風氣淳樸州縣於廉俸之外各有陋規儘足敷公私應酬之用近年以來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屬員以夤緣爲能上司以逢迎爲喜踵事增華夸多鬥靡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

原委也云云語極明快後半則請清查陋規以乾隆三十年前舊有者存之乾隆三十年以後續加者去之謂與其任憑隱瞞以釀無窮之弊何如明爲指破以施調劑之恩耳

鹽法之弊鹽價愈增而弊愈甚江南私鹽充斥固由私梟亦半由糧艘鹽船之夾帶戾寅歲江廣緝私頗力孫寄圃制軍奏言與其巡查於私鹽上船之後不若嚴緝於未經上船之先江安回空漕船收買蘆鹽入山東境卽行隨路售賣其至江廣者則由淮南淮北場竈之透漏淮北則海州沭陽一帶由□□集運至北運河上船淮南則寶應高郵甘泉境內由六關鳳皇壁虎等橋上船乃北運河一帶責成河標右營遊擊淮南一帶責成揚州營遊擊均協同文員按所撥巡仍由運司籌給員弁兵役薪水飯食僱坐船隻燈燭等項之用其江廣鹽船夾帶則責成

雜記二

三

奇兵營遊擊協同文員巡視黃連港老虎頭等處禁其私運上船其法似嚴而私鹽如故良以私梟俱爲亡命巡查者莫可誰何而鹽船之夾帶名爲官物監掣處或守舊規遂致偷漏糧船之回空催趲者或恐遲誤極力趲行不暇盤詰卽如吾邑之官鹽每斤五十八文私鹽每斤四十二文私銷公然於江岸售賣百姓利之官不能問他郡當亦同然甚有本爲官鹽名爲私梟河南項城食蘆鹽上蔡食淮鹽上蔡與項城接壤蘆鹽價半而色白其鹽眞淮鹽價倍而色黑其鹽雜上蔡之人卽於項城買鹽是官鹽也然一入蔡境則爲私販故項城鹽每歲暢銷上蔡令每年處分紅鬍等輩俱以私販而起然必上蔡以南不準買蘆鹽不但價貴民自不肯且一年卽有半年淡食民亦不能明萬歷間黃河以南鹽價騰踊私販甚眾各執利器往來自如官

軍莫敢誰何御史李戴奏曰私鹽之衆由官鹽之不行官鹽之所以不行者商人因腳價重不攬和不足以償木沙土參半味苦不佳官鹽價重味苦民又不堪淡食故私鹽日衆可知鹽法之弊今昔一轍是安得賢有司籌一善良之策息事足民行之永久而無弊也

嘉慶十年四月十五日山東全中丞保代奏江西監生況元禮條陳時務策一摺

上以況元禮所陳五款皆係條列時事利弊其中不但無違礙字句且有可採之處尙堪嘉許着全保賞之銀百兩緞二疋令其自行回籍

聖德淵涵不遺葑菲而元禮慨慷直陳亦有足傳者特錄全公原奏及所上全公書以貽當事觀鑒焉署山東巡撫

臣全保奏本月初五日有江西監生況元禮赴臣衙門呈送封章條陳懇乞代進並稟稱

雜記二

三

因中途馬斃不得叩關等情查該監生年已七十詰其因何越分言事是否意圖干進據云

皇上求治若渴廣開言路草茅下賤不過藉達愚誠且年已衰老實無希倖之心等語

臣查稟內所列五條款目皆係時事既據彌封呈請代奏不敢壅於上

聞茲將封策原稟一并恭呈御覽況元禮上山東全撫憲代奏稟爲挾策入都中途馬斃不得叩關恭進乞代轉

奏欽惟我皇上臨御大寶求治若渴不棄芻蕘多方容納惟恐言路阻塞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感激思奮欲以自獻生家處江右念切日邊齋沐被濯謹就時務切要者五事一

曰足兵二曰理財三曰靖洋抄附乾隆五十八年上廣東長總督海盜條議四曰除弊要得情法之平五曰善後當圖久遠之計卽此五者彙成一策敬謹繕寫裝潢木擬馳赴都門叩關恭

進奈事有相左遇不從心以三月十五日在王家營僱車起
早行至紅花埠遇雨泥泞邊馬倒斃一頭次日至李家莊轅馬
又斃二馬斃二原車不能前進一路短盤至濟資斧告罄進退
維谷竊念生所言者均屬關係 國家現在切要之圖自嘉慶
四年蒙 皇上廣開言路以來七年之內曾無一人言及若

以馬斃之故輒廢半途無由上達 天聽在生固不足惜誠

恐上辜 聖主天恩破格求言之典而薄天下之無人耳山

東接壤畿輔大人體國公忠是敢特叩崇階懇乞代爲轉奏生
謹當待罪憲轅恭候 皇上命下不勝戰栗之至原策甚長

未錄

州縣中差役之擾鄉民其術百端同年程次坡御史條陳川省
積弊有賊開花等名日言民間遇有竊案呈報之後差役將被

雜記二

三

竊鄰近之家資財殷實而無頂帶者扳出指爲窩戶拘押索錢
每報一案牽連數家名曰賊開花鄉曲無知懼于法網出錢七
八千至十數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釋之謂之洗賊名一家
被賊卽數家受累如此數次殷實者亦空矣有魯典史者刻一
聯榜於堂聯云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此川省之
弊蠹正恐不獨川省爲然也地方大吏安得盡天下蠹役一一
而知之在能使親民者極力整剔而已親民者又安得盡一縣
蠹役一一而除之在能使作姦者有所忌憚而已上能整剔下
有忌憚其弊久而自除吾願凡膺民社之責者人人如魯典史
之存心則善矣典史忘其名

程御史摺又云川省吏治日趨嚴酷州縣多造非刑有綱杆鉤
杆站籠等名此類當與吾鄉鸚哥架美人權相等地方官待胥

役則付之寬典治愚民則繩以峻法幾何不輕重倒置耶古來貪酷二字連綴而言貪則鮮有不酷酷則鮮有不貪者蓋酷正所以濟其貪也作法於涼古人深戒

有人持手卷一軸求售者白綾行書爲明主事楊眉伯自書舊劾太監題本一件云署管街道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楊所修題爲內員擅毆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賜乾斷以申體統事竊照朝廷設官分職各有職掌孰敢紊而孰敢拒者職奉部劄署管街道就業自持每以蚊負是懼恭炤五月初三日夏至聖駕大祭地於方澤凡經繇處所一切柵棚接簷柵杆例應拆去以肅觀瞻業已行令各坊拆卸去後又於本月二十日該司禮監掌印太監褚憲章差內使秦陳二員同會極門李旗尉到職公署傳將一應柵杆柵棚接簷務要盡行拆卸等因奉此遵又檄

雜記二

三

行各坊尤恐奉行不力職親赴地方公同拆卸卽出嚴示如下役需索戶人分文者許卽喊稟以憑究贓題叅正罪張掛通衢曉諭外臣見都會之下居處鱗集非公侯貴戚卽紳士內臣凡遇郊祀經繇處所一應排接等項依限拆卸并無抗違所以遵朝廷之命令也乃有方澤壇泰拆街牌坊對面侵占官街高架育棚一座用黃紙大書司設監堆設上用錢糧公署字樣臣詣視之並無上用錢糧實開張燒酒雜貨店也及再訊係何人戶突有內官一員挺身出辱問係何官乃稱司設監管理官陸承受也其棚實係聖駕往回迎面御覽之處萬一上問咎將誰諉職宛言相勸仍責開鋪戶趙二立行拆卸今本月二十六日本部尙書劉遵憲侍郎李覺斯營繕司郎中夏士譽都水司郎中韓友范監督郎中何敦伯監督員外侯効忠太常寺少卿提

喬署工科印務左給事中尹洗巡視城工工科給事中李如璧
巡視厥庫四川道監察御史葉初春內官監總理工程太監蘇
我民等公闕方澤壇工而陸永受統內官十餘員并黨惡王識
貨等懷拆御脊棚之恨率領多人攢臣詈毆扯碎公服將跟隨
皂役亂行毒打又捉班役董科在於祭壇禁地擅行重責二十
二板幾斃現鎖羈鋪卽眾臣對面莫敢誰何臣思拆卸一事原
所以淨街道肅觀瞻而光大典也內臣陸永受等不遵功令卽
行拆卸反蔑祖制詈毆部官敢於祭壇重地擅自行刑事出異
變夫臣子氣節祖宗將萬年以培養之皇上將百計以振育之
安忍挫辱之至於此極也其原棚所貼黃紙并本官陸永受親
書職名不敢擅進御覽除送司理監照驗外伏乞勅下該衙門
將陸永受等及黨惡王識貨等一併嚴提究治施行緣係內員

雜記二

三

擅毆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賜乾斷以申體統事謹題請旨五
月初二日奉聖旨陸永受等王識貨等著司理監問明具奏該
司理監典簿何景立覆奉聖旨典理街道宜清陸永受擅行辱
官責役殊屬不諳著降三級打二十照舊王識貨等著釋放徐
之麟等姑免究該衙門知道崇禎十五年八月日偶自公無事
憶及長安往跡不覺愴然書之用志聖恩之難忘也
楊印所修
眉伯甫
勝朝闔寺肆無忌憚於此可見

桐城姚元之伯昂

跳神滿州之大禮也無論富貴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爲之有以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杌杌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末灑於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爲祭祖嘗與嵩觀察齡伊孝廉克善詳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爲正龕西爲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爲正龕南爲旁龕不知所謂旁龕正其極尊之處始悟禮所謂以西方爲上南方爲上與此正合極尊處所奉之神首爲觀世音菩薩次爲伏魔大帝次爲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相傳

雜記三

一

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以土地神識者知明爲自獻土地之兆故神職雖卑受而祀之再請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我朝靈異極多國初稱爲闕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所設一爲國朝朱果發祥仙女一爲明萬厯帝之太后闕東舊語稱爲萬厯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我祖議和朝臣執不宥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爲感而祀之國家仁厚之心亦云極矣餘則本家之祖也其禮前期齋戒祭用豕必擇其毛純黑無一雜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於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畢以酒澆入豕耳豕動則吉若豕不動則復叩祝曰齊盛不潔與齋戒不虔與或將有不吉或性毛未純與下至細事一一默祝以牲動爲限

蓋所因爲何祀至何語而牲動矣其牲卽於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旣熟按豕之首尾肩脇肺心排列於俎各取少許切爲釘置大銅盃中名阿嗎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獻禮主祭者前次以行輩排列婦女後之免冠叩首有聲禮畢卽神前嘗所供阿嗎尊肉蓋受胙意也至晚復獻牲如晨禮撤燈而祭其肉名避燈肉其禮祭神之肉不得出門其骨與狗狗所餘骨則夜中密棄之街看街者卽爲埋之亦有焚爲灰而埋者惟避燈肉則以送親友云舊禮舍外一見祭室竈煙起不論相識與否羣至賀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後漸以主人力不足供眾遂擇請親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鋪以油紙客圍坐主家僕片肉於錫盤饗客亦設白酒是日則謂喫肉喫片肉也次日則謂喫小肉飯肉絲旨以湯也其所謂阿嗎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謂此不可令客食也然

雜記三

二

亦有與客食者蓋主家人多當其自嘗尙不足故不能食客若主家人少自嘗有餘又恐棄之故以食客初非秘不與客也客食畢不謝唯初見時道賀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杆長丈許杆上有錫斗形如淺椀祭之次日獻牲祭於杆前謂之祭天舊有祝文首句云阿布闊端機國語阿布開天也端機聽也謂曰天聽著下文爲某某設祭云云今多用不用祝文唯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覺其文首句詞氣闊大其祝時多亦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擇於某月日獻牲設祭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婦人則不與其錫斗中切猪腸及肺肚生置其中用以飼烏蓋我 祖爲明兵追至匿於野羣烏覆之追者以爲烏止處必無人用是得脫故祭神時必飼之每一置食烏及鵲必卽來共食鷹鷂從未敢下是一奇也錫斗之

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橫銜之至再祭時則以新易舊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換鎖換鎖者換童男女脖子上所帶之舊鎖也其鎖以線爲之舊禮生人後乞線於親戚家爲之作鎖今不復乞線但自買線爲之線用藍白二色亦有用紅黃者聚爲麤線作圈線頭合處結一疙疸結處翦小綢三塊縫其上舊例上次祭時所帶必至下次祭時始換之今多只帶三日卽取而藏之下次祭時再帶之以俟換其換鎖之儀用箭一枝搭扣處繫以細麻及新鎖院中神杆旁別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翦白紙作垂綬二以繫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釘用黃絨繩一條其繩極長一端掛於釘上一端牽於門外繫之柳枝上令帶鎖者羣聚圍座一處主祭者持箭以麻縷新鎖繞於香煙上然後取一細縷搏於帶鎖者之懷置已遍復繞於煙每繞一度懷麻縷一度如是者三然後換新鎖其舊鎖卽繫於所牽之黃繩上自國初以來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壞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時每挂一黃布袋卽用以貯黃繩者也當祭時開袋取繩祭畢仍貯之懸於神前其帶鎖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歸後始止每換鎖時有祭品一席撤供卽置於帶鎖者圍座處羣爭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歸者雖年二十餘亦行此禮亦與羣兒攫食蓋受福之意也

滿州跳神有一等人專習跳舞諷誦祝文者名曰薩嗎

亦滿州人跳

神之家先期具簡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設供獻黑豕畢薩嗎乃頭戴神帽身繫腰鈴手擊皮鼓卽太平鼓搖首擺腰跳舞擊鼓鈴聲鼓聲一時俱起鼓每抑揚擊之三擊爲一節其節似街上童兒之戲者薩嗎誦祝文旋誦旋跳其三

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蘭梭林端機譯言三位聽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孫扎梭林端機譯言五位聽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擇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別有手鼓架鼓俱係自家自擊緊緩一以薩嗎鼓聲爲應薩嗎誦祝至緊處則若顛若狂若以爲神之將來也誦愈疾跳愈甚鈴鼓愈急眾鼓轟然矣少頃祝將畢薩嗎復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憑其體也卻行作後仆狀主家預設椅對神置扶薩嗎坐於椅復作閉氣狀主人於時叩神前持盃酒灌豕耳豕掙躍作聲主家乃闔族喜曰神聖領受矣乃密爲薩嗎去鼓脫帽解鈴不令鈴鼓少有響聲薩嗎良久乃蘇開目則闔然作驚狀以爲己之對神坐之無禮也急叩謝神徐起賀主家禮畢眾乃受福薩嗎卽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卽婆娑樂神之意帽上插翎蓋卽鷲羽鷲翻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

雜記三

四

二十年前余嘗見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薩嗎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禮之省也

湯山之東三家店有一破廟外有碑臥焉爲趙子昂書大楷頗近顏魯公寶五峯冠軍奎手搦數字惜無人護持也

木蘭爲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牝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於死死則牝鹿啣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 駕臨以行秋獮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傾圮已久內有字曰敬德監造乃元時物也五峯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狀其左者上一小額曰孝敬之墓以過路未將榻出左者門半開露半身小兒

大覺寺在 圓明園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猶擅泉竹之勝斌笠耕太僕嘗游憇焉次日晨起欲窮附近山水因至山有二棧其山甚高山頂有玉皇廟惟一老內監盧姓養靜其中每日下山樵汲自給山有洞洞口石明淨若有人常摩挲者又至城子山上皆磚砌若城山頂有真武殿一間其門內塵封乃返告之方丈慧徹慧徹戒莫再往問其故告曰二棧之內監頗有道行前曾有女子至其旁挑之誦經如故久之不爲動女乃言曰本欲食汝我乃洞中之蟒也洞中之淨石卽我出入所致汝修行頗堅不能害自後約爲談友可乎內監許諾女出入必風於是日至城中有所見聞歸必以告因言但不能進內城正陽門有關聖守之各城皆有神惟外城可至耳此處有蟒妖不可輕至也

雜記三

五

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園一區本傳東山部郎園也同年英竹泉少寇瑞得之園固有池竹泉芟刈古柳而廣大之後歸於香叟相國師師乃修葺名之

京城貢院內有一白蛇出則不利於考官十八房惟第三房屋舍孫辰東沒於其中孫蓋非考終命者同考官多不肯居是屋或於親友同爲房考者約共一室此屋遂空戊寅鄉試楊編修希銓與某以此舍爲會食之所一日甫晚餐屋牆忽傾倒如人力推者然懼而不敢食於此而家人及鄉廚

陽中謂鄉官遂廚爲鄉廚

以爲廁一日有青蛇一自戶下出了不畏人眾趨視則更有大白蛇一巨如茶盂長六七尺蟠於舍中昂首視人羣懼而奔不數日同考廣東崔舍人槐沒於闈中貴州某病亦幾危此蛇不知是何怪也更有青蛇則又不僅一白蛇矣

孫沒於第三房後頗爲厲拆而改葺亦復未安自其子河間太守憲緒釋褐後稍稍安靜某科憲緒以充同考官留此屋與之孫已攜香楮入闈至舍設奠哭而祝之此舍由此稍安已已會試同年邵編修葆鍾充同考不知此舍爲孫之屋也居之試事畢亦無他異揭曉前一日同人有賀之者詢得其由是夕寒熱大作填榜時竟不能升堂出闈半月而沒甲戌春闈孫少蘭侍御入闈最後惟餘此舍少蘭乃約與余同居間之辛未同考已無人敢居者此舍由此遂廢今復有崔舍人之事又將廢一屋舍矣

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燬於火其在蠶池口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曰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內有耶士甯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

雜記三

六

壁下閉一目以覩東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捲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方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覩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榻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白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臺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蓋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

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卽之則猶然壁也線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

尺五莊在南西門外里許都人士夏曰遊翫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娛賓其西北爲柏家花園有長河可以泛舟有高樓可以遠眺茂林修竹曲榭亭臺都中一勝境也尺五莊乃其附庸耳其初俱爲王氏之園繼爲果親王府所有後乃歸之柏氏柏氏不卹其村人嘉慶六年大水近園饑民競相蹂躪高樓則拆毀之大木則斧戕之林竹池荷鞠爲茂草柏氏不能有乃鬻於明氏尺五莊則分鬻於多氏明太守者豐於財乃購料庀材欲復其舊而更莊之費資萬餘材甫麤備未及修而沒其家乃轉售其材於匠氏半造者亦毀而售其材荒煙蔓草中但餘一片長河而已尺五莊亦轉爲特廉訪所有廉訪

雜記三

七

名特通阿初守河南之汝甯治擢爲陝西廉訪廉訪之購斯莊也將以娛老未幾卒公子乃於此地營窳窳焉轉眼滄桑可勝感歎莊外餘一亭沿河構屋數間周曲設以葦籬有售酒食者以供遊人飲歎城市莊嚴到此饒有野趣都人稱小有餘坊焉余少讀書經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及十餘歲稍解文意以爲黃河雖大焉能懷襄山陵以至滔天也當係史臣故甚其詞耳後督學中州按部陝州罷親至三門以觀禹功山距城三十里此三十里兩面皆山中夾一河寬可數十丈溯騰澎湃至三十里將盡之處忽有一山如堵牆橫截其中禹將此山鑿三洞如城門而大中爲神門右爲人門左爲鬼門河乃由其中奔流而下當未鑿門之先河流如入囊中不得出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不得不漫左右兩山而下水自山而下欲其不浩浩

滔天不能也今神門船不敢過人門亦不可進蓋門旁有磯稍不得法則船必觸磯而敗往來者惟鬼門耳第當其時禹如何而鑿此其所以爲神功也立三門山上遙望之可里許中流有一大石如柱河水奔激勢甚猛悍至此觸石柱分流而下其勢稍殺此卽所謂砥柱也又東則至孟津矣孟津以上有山夾河勢不得逞是以亘古無潰決之患下此則不可言矣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實不平也石質似淨黃黑實不淨也卽之一麤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諦視腮邊短髭若有動意與世所畫無纖毫差蓋傳者實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

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

雜記三

八

因請以呈 覽焉精氣所存終古不滅此余所親見者

由陝州至三門循山邊而過中有一段差役輿夫齊聲吶喊而疾趨蓋山上時有人拋石實則無一人也不喊則必被擊大喊則少停余過此回首視之石復緩緩由山飛下如有人拋之者拋石積河邊日積月累當亦成小山而河邊固無多石也此理殊不可解

少讀左傳於秦之孟明頗重其人重其能奮志終取晉邑也後人亦未有議之者當其出師時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穀果敗於穀何其智不蹇叔若也殊爲之惜後考穀有二東穀在今永甯北六十里西崕在今陝州其中相距三十五里或謂故道今峽石驛是余親至其地詢知古道在張茅去峽石五里因策騎至張茅見山川險巖望之生畏蓋王莽以其地險乃

開今峽石之道今峽石之路猶不能並軌而驅則當日殺函之險阻可想而知晉自滅虢據殺函之固而桃林之塞以拒秦人之東顧秦安能越此而東逞哉於此乃知孟明非將才矣爲大將者必知天時必明地利孟明竟昧昧以致匹馬隻輪不返其爲擒囚也固宜况由秦而東渡河以道計之當過虢之桑田今閿鄉入桃林塞今靈寶越下陽今陝州虢玆今澠池周墻人今新安越王城今河南府歷滑國今偃師鞏今鞏縣成臯今汜水

鄩今密縣又西而後入鄭今新鄭孤軍深入兵家所忌無論其

必不可得即使得鄭將誰屬哉不得已滅滑而還終亦爲晉有不能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似不應憤憤至此蓋繆公之納晉公久欲圖其割地藉以爲東圖耳迨晉諸臣不與乃欲乘其喪不及備以掩而通東出之謀爲異日東轍計也觀其自華陰出關

雜記三

九

經歷二嶠遶周之轅轅今鞏縣伊闕今嵩縣而後至今河南之

偃師行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被弦高破其機關乃滅滑還其計原有在也不料晉諸臣皆姦雄早已窺破豈肯令其越嶠函以東一步耶是以雖敗而繆公不肯罪之此行蓋非孟明之得已也然欲行險僥倖罪亦無辭耳讀書論世其時其地其事不了了於胸中未可輕易雌黃也

山西平陸縣春秋虞國也河南陝州春秋虢國也今陝州至平陸不過五里由大陽渡渡河而行雖迂道亦不至十里山西到陝非由平陸不得達自春秋至今二千餘年此道不易晉欲取虢舍虞卽無由通借之道以滅虢歸不滅虞是終不能有虢也此理不論何人亦當明之而虞公竟冥然自安千古愚人莫虞公若矣

嘉慶戊辰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華陰縣將欲游華細雨不輟度
心默祝早飯罷忽然開朗縣尹遣人告曰天助游興少俟路出
可先至玉泉院明晨入山當具匹帛布履山輿以待及晡時與
小鶴同年乘馬出郭對嶽前行危峯插天秋樹紅黃相間日光
射影如畫裏行也過古雲臺廟宇宏壯惜傾圮已甚又轉而過
十方院綠竹夾徑清泉細流其聲琅琅然則至玉泉院也泉自
山嶺而下清澈毛髮欲數甌味甘洌沁入心脾院有亭亭下大
石鐫山孫二字人因稱曰山孫亭字方二尺餘體似隸筆法蒼
古不知何時書也有石洞卑而狹傳內藏希夷遺骨上有小碑
署希夷遺塚四字有石屋內塑希夷睡像聯爲蔣爰亭侍郎撰
云住常寂光八百年恍如一日開大法眼三千界妙入微塵額
則侍郎先德霽園侍郎書也有石船傳是希夷臥處船上樓房

雜記三

十

傾圮矣院中有大石刻大字數行一云五嶽當先一云五嶽朝
天一云三峯插秀一云蓬萊仙境字法頗端疑皆萬歷年人書
有一院顏曰小有洞天堂上塑歷來入華登仙者中一座像稍
大則老子也四圍列座五十六有戴笠者有雙髻者有老者少
者有宮人有公主每座後皆木牌書仙之姓氏出身及飛昇脫
化顛末又有堂五間旁有回廊廊之中有曲房糧儲素觀察訥
爲女公子崇蘭坡同年綬夫人游院而造者也道人出迎客吐
屬殊雅急欲知華山景狀先令述之宛然如已經歷矣二十三
日天明卽朝食縣尹已具匹帛及山輿至遂易布履曳袍裾四
人輦山輿俗名爬山虎民壯二左右掖繚夫二前曳而行道人隨焉
經張超谷繞河而進河聲活活山石叢立如戟行其上數折至
三里龕山中有小菴卽龕也言行已三里矣過王猛臺有孽窠

字三鑄於石壁遙望嶽路惴惴然如不屬前進盡臺則地脈與
嶽連而其山固獨成一峯絕不相與也又進爲五里關關前大
石上鐫金天初地大字四旁小字無算石麤年久茫不能辨過
此一山壁立中劃數丈寬尺許道人告曰此希夷峽也聞峽中
有路上通其下有二洞關腹畝口其旁舊有希夷廟今亡矣又
里許爲小上方大上方皆於石壁鑿小窠僅容趾舊時有鐵鎖
可攀而上山半有洞洞前有臺非人跡所到矣對上方者爲毛
女峯山嶺有毛女洞再進而山腰有臺有洞道士指云舊有女
乘白鹿飛昇爲白鹿岩也歷十八盤輿不能進以匹帛繫腰旋
螺曳而前古樹青蔥遠連天碧道人曰是青柯坪矣心旌搖搖
小坐乃定遂作上山計越二里許及回心嶺有回心石二一爲
何仙書其一字絕大而回作迴則不知誰何書也石壁大刻孝

雜記三

七

子回頭及當思父母字又一壁大書英雄進步四字壁之上鐫
有詩云削出芙蓉峻且深世人到此怯登臨峯名落雁留邊雁
石號回心倦客心玉女池中雲漠漠老君洞外柏森森煙霞滿
目仙踪渺惟有黃鶯託好音蓋國初人作又前而陟壁插天鐵
鎖垂若長繩則所謂千尺幢也將欲援而登忽冷雨密飛凍雲
四布山峯巖巖黯黯然無色向聞瀑布僅於雲隙窺見片白於是
游興嗒然慨歎而已急下山石磴如沐油大風作簫聲木葉亂
下寒氣逼人毛髮道人曰歲逢閏九月下旬卽往時十月之杪
土人當此時相戒不行卽使今日晴明固亦不得至蓮花峯也
將何宿焉豈非山靈之默佑星節乎遂與道人別輿而歸夜柝
已相屬於道矣道人婁姓鄉人呼婁師謝蕪泉儀部曾作登太
華記視明李攀龍所作爲詳然於入山之前路猶畧且以上方

有希夷峽叙述舛錯故爲詳記補之

蒲州文昌閣三層內皆軼級盤旋而上如登塔者戊辰九月過

寺坡底寺卽普救寺也登其頂面中條山橫瞰黃河長沙如練秋氣暮

澄遙望白雲若煙籠寒水則太華矣可稱西道勝境閣曰桂籍

閣四圍嵌小碑刻明歷朝武科第自洪武丁卯科起蓋亦武榜

之雁塔也閣之三層祀梓潼帝君王父母中祀帝君父母下祀

帝之妃及聖女聖子聖孫俱有像像前立木主俱有封號中層

木主書曰聖父顯應慈佑仁裕令德王太元初帝儲眞延慶天

尊聖母昭德積慶慈懿恭惠妃嗣祥儲慶元君其上下封號惜

皆不記憶閣創何時亦未及細考蒲州府志云明成化中建州

人楊瞻初欲卜藏室於此術者言此爲蒲中風水第一主科甲

仕宦瞻曰吾家何以當此願公之州人因建閣其上云云閣中

雜記三

三

碑像俱未之載據言閣建於成化今碑刻洪武丁卯以來科第
豈成化以後追記耶

普救寺與文昌閣隔坡志云寺有窰堵波合甄成之於地擊石
有聲若吹蛤過其地因觀焉寺甚古而不宏關志所謂明初併
廣化旌勳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蓋皆傾圮無有矣寺外西偏
有浮屠高十三層當卽西廂記所云日午當天塔影圓也塔前
丈餘地有微凹塔後亦然蓋瓦石擊久所致試以石擊凹處有
聲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應響也遂以爲塔中有大
蝦蟇精矣然擊前地則聲在塔底擊後地則聲在塔頂前後上
下所應不同理未可解寺建於隋代塔修於明嘉靖十三年塔
上有宋刻陀羅尼經蓋宋時亦重修之小兒輩欲聞蝦蟇聲曰
以瓦石擊塔經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時名西永清院五代漢

遣郭威討李守貞於河中周歲城未下威召院僧問之對曰將軍發善心城卽克矣威折箭爲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之名五代始有西廂記作於金章宗時董解元故稱普救何以元稹作會真記已有普救之名

夷齊廟在首陽山水經注所謂雷首山一曰獨頭山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流亦曰雷水晉書地志雷首山伯夷叔齊隱其陽所謂首陽山太平寰宇記云首陽卽雷首之南阜余至河東問其山去官道不遠因往謁蹊徑荒僻廟宇樸古惟一道土守焉瘠而且老面有菜色殿中二像皆枯槁形左廊壁間一石鑄昌黎伯夷頌爲皇統己巳上黨趙漢卿書字用柳家法右立一石隸書兩面刻乃開元十三年梁昇卿書字法在御史臺精舍銘上前堂數碑惟一大篆書可

雜記三

三

觀蓋學李陽冰者殿西大塚二中立一石大字草書首陽山古賢人之墓字法古峭石皮皆剝落不知爲何代書字之空處鑄篆字數行乃明嘉靖間人蓋後人所記耳墓之對面有一碑黃庭堅書文動篆額山谷此書絕佳以僻遠無人到碑亦鮮拓者故唐宋碑石皆完好無剝蝕之病然亦幸其無人知爲能完潔也按蒲州府志載有顏魯公碑丁約立石惜匆遽未得徧審若昌黎頌則書於皇統己巳爲金熙宗之十四年當宋高宗之紹興十九年志乃以爲唐碑則誤矣

索倫索音近索倫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爲強其出師歸有願留京者

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爾者本居黑龍江之地自爲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視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叔

祖視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卽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

黑津乃徽欽二字訛音也在三姓東三千里外散處至東海邊以魚爲生卽以魚皮爲衣故曰魚皮筴子或謂黑津筴子或謂徽欽筴子名異而實同也所食之魚曰達布哈魚牙最利食小魚類內地之烏魚或以爲乾或以爲麵亦不一品烹熟先以大碗而入則人知其有親也食時狗蹲於左右骨出卽以飼狗狗有時急欲食則攫於其口邊其人愛蟒衣懸而不着得蟒衣則張於所居多者以爲富其水曰戊子江蓋海汊也冬時水凍坐扒犁駕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

雜記三

狗之領而行者曰狗頭狗頭一可直銀四五十兩蓋行時頭狗前行知有虎豹則回其知也以聞氣而知也人視以爲備故貴之余內弟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檢知之最詳爲余言之

溝民者雜處於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別種也蓋皆漢民掘人參者及內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爲之長羣聽令焉老大哥者不計齒其人公正爲眾所服則眾奉而尊之條教嚴明眾不敢犯其刑有四有門殺者大哥號於眾宰牛設酒生祭之問其人死所願水則以大石繫而投之海願火則圍木致其人於中而焚之願坐簽子則攀楊枝削其梢插其人穀道中而撒之楊枝上挑人之腸出矣願埋則穴土而坑之以是無敢輕犯法者

三姓中有民覺羅 國初之黑津秀而黠者來投因編入旗其人以 國家有民公之封自以爲宋後因自名爲民覺羅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溼密霧蒸陰晴暄和朗之天巖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砢轟若干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悸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雪伯都訥風

寧古塔與高麗以江爲界曰高麗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麗者水黑近寧古塔者則清水色兩分蓋天之所以界內外也江邊采薪者每見必相詈隔水而詛習爲風氣此理殊不解

吉林等處皆土城無雉堞左子恕任伯都訥巡司於鄉村近圍場處每晨起常見對面城郭鮮明女牆排列樓閣煙村互相掩映城上行人往來或騎而過或倚而望居然蜃樓海市一大觀

雜記三

五

也彼地人不識女牆竟有不知其爲城郭者初見時覺相距不過三四里許急令人踪跡之出三十里仍無所見每見必以清晨日出則滅土人謂之現城蓋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氣所結時或現形如洪澤湖邊人猶見泗州城郭樓臺卽其證也是地舊去黃龍府不遠或遼金舊有州縣歟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園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臨水有艇子艤於水旁開門卽可泛舟其地恆煥爽水長隄花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二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集唐詩白首卽今行萬里 皇恩只許住三年二語爲聯屬

徐星伯同年爲之書

徐星伯言福公喜爲詩曾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伊犁西南邊外有特穆爾圖淖爾旁多古翁仲福公巡邊至其處作詩云斜陽寄語雙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錄云陳給事說過喀魯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卽南望北斗矣余嘗以問同年那太僕偶堂丹珠前任內閣學士言此說未確至彼地望斗覺七星相距空處較都中所見加寬耳同年寶獻山相國興云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覺近故望星之空處覺寬寶時自吐魯番來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氣乃是小星吐魯番較京師高一百五十餘里去天較京師將近一度塔爾巴哈台其地較京師高一百□□里故望星如此其說似可信

夏小正曰漢棗戶謂天河也獻山言吐魯番於六月望河乃當

雜記三

六

東廂屋脊蓋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卽見月葉爾羌和闐皆產玉和闐爲多然入貢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其商回之售賣初無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樸請開年一次官爲開採于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卽照竊盜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公成額阿公揚阿等先後請于密爾岱及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以防回民私探及商民夾帶之弊又請將採剩河玉賣與兵丁俾轉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後玉器遂爲無價寶矣嘗見雙冠軍搆玉煙壺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攜玉碗四口徑五寸索直五千兩及已未春弛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者俱核釋兵丁轉售之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大玉至是令卽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克台焉惟

商販應稅者於起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子是王大賤年餘猶見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

俗言其
瞧看其

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唯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恆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纔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以血瀝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彼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莅採於河

雜記三

七

設瓊帳於河上視之同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此所謂玉子也近年產亦稀回民應貢出費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亘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欲採大器同人必乘羴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卒然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瑸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矣記之可補爾雅註

烏沙克塔克台所棄玉三卽密爾岱所產也徐星伯同年行經其處大者萬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處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俱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聞輦此大

玉時用馬數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筆交下積沙盈尺
軸動輒膠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裁行數里奇公豐額奏
回民間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胡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 賜奠致

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禮 賜奠者星使至立奠

三爵而已然 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覲羊幾

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星使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焉

或取一二馬焉如是而已貧者猶不能也嘉慶己巳土爾扈特

汗死 遣子爾策特衛楞往喀喇沙爾 賜奠汗之夫人

七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姪女也策特衛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熱

其地有古廟祇三楹汗之柩置於外廊之地其簡畧如此策奠

畢回夫人遣其官等數人餽以小哈噠一哈噠者薄絹也紅黃
二色蒙古買以敬佛

雜記三

六

為貴物焉大者長丈餘小者數尺 小鳥鎗一元寶二策受哈噠反銀物仍以哈

噠答之受哈噠者必轉答以哈噠其人固請留其鎗不獲已將留之先取以

觀其人乃曰鎗門實有損此地無能治者策固婉却之乃還某

問其儀具以告某笑曰猶是小鳥鎗也昔以餽我我不受今為

襲封復持往伊犁獻松將軍松將軍又不受一損缺無用物耳

乃為至寶是則可憫已

恰克圖讀若去聲我 國與俄羅斯交界之所庫倫大臣所轄也庫

倫土謝汗地商民皆居毳帳大臣衙門壁瓦則皆以木交易卽

在恰噶爾設監督焉彼亦遣人於恰噶爾總其事以我之茶葉

大黃磁線等物易彼之哦噎紉灰鼠海龍等物恰噶爾地最高

至其地如登嶺然俄羅斯地漸窪下故其國氣候恆煥若矣我

之貨往客商由張家口出票至庫倫換票到彼繳票庫倫者圈

子之謂也。庫讀若平聲今有喇嘛圈子圈內皆喇嘛買賣圈子圈內皆買賣人客貨俱載以駱駝俄羅斯人每以千里鏡窺之見若干駝卽知所載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蓋其鏡已見於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衛楞言之

耐損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歲以下勢前必小割一

刀名曰耐損其禮擇日請阿吽阿吽者老師傳也至其家爲割之親友

咸賀有以禮物餽遺者富家仍置酒饌留賀者飲食此禮不可

解李鼎和爲余言之李臨清人言其鄉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

臨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當訪之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見過出小銅佛示余言烏魯木齊所屬

之濟木薩保惠城爲唐北庭都護地保惠城北五里有舊城基

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錢皆開元錢銅器而銅佛尤夥大

小不一近時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多

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約二

寸厚約二分爲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

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

蓋用以備縮繫也又有一銅七長約七寸緣墳起如粘翠厚將

及分葱然可愛皆唐物也

同年徐星伯學使自伊犁歸攜一小圓錢盒相示大如拇上鏤

銀文絕細遠觀儼若草蓆子狀下有鍵所以筦開闔者上有鈕

若洋表之環闔之蓋之裏色赭底之裏色銀其中有翠色小雀

紅其首罩以玻璃如指南針但雀之首西向云爲回子阿渾所

佩者同俗每日以未以後五時向西禮拜蓋其祖國在西故禮

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渾之最尊者方得佩之蓋出於藏地

節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過葉爾羌時遇克什米爾部人貨得之其名曰克闢勒拉默回之祖國曰默特

西藏古吐番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時普灑其種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則分隴拔而棄之隴之存者仍青葱一片也迨再長至四五寸則腰割而棄之存者再發收可十倍蓋地氣之壯也其俗人家門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勢以屋之大小爲物之大小未有無此物者大招則大可數尺矣女子每日必塗面如戲中鐵勒奴蓋以喇嘛多恐其見色不誠耳鄂雲浦中丞駐藏時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卽至其名四字人喚不清卽以倉場侍郎呼之蓋其字音相近也可爲絕倒

葉庶常桂云晉甯州當

國初尙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後

雜記三

三

科名遂絕後越六十年始間有獲第者今乃稍盛蓋此山崩其半自崩後山勢向外形家說地氣六十年一轉今蓋其轉機也風水之說其信然歟

礪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爲大鵲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卽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時也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十數斤不過有砂一二厘許攜此者用瓦纒盛石密封其口纒不可滿蓋火氣特重滿則熱甚砂走也然受風亦走受潮溼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卽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

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礪砂類卽此耳

錕水以真礪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爛銅鐵星伯同年寓伊犁時適有一舊鐵香爐戲取爇油畫一龍題數字於上置水中一宿爐上鐵銷鎔一二分而爇油所畫則凸起不動龍與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鏡攜至京觀者以爲刀法之平非秦漢以後人所能斷其爲秦漢器可知鑒古者大率易欺也

空青恆產於關外戈壁中

其地無水盡沙所謂旱海也

惟麤石有之沈縣令

仁樹初官甘肅徽縣及兩當雜職其地爲蒙古年班入京孔道

一歲蒙古包過

蒙古所攜物俱以大皮兜爲包

里下馬家兒從之凡官差用里下

人從蒙古押包者前行過一處下騎見若蹲地者見其手若釋子

之捻訣者見若拾地上物塗目者馬家兒從後觀之瞭然也而不知所以追及之騎者去視其地無有物也諦尋之見沙中有

雜記三

小石剖爲二就審之剖處皆有窩有滴水貯窩中意前騎者之塗目必是水也亦黥而塗其目水盡乃行及夕問之前下騎者莫肯告復自言其塗目事前騎者驚曰爾何來得此造化耶明日騎者行從馬者以其馬歸無他異也久之里中有聚賭押寶者此子至卽見其盒中物或青龍或白虎若置於前無障礙者因大笑眾人之皆盲也眾隨之輒中寶主患之異日有出寶者此子至無不中寶主因相約賄之乞勿至至亦勿言於是衣服飲食不謀而裕如矣一日眾飲之詢其術祕不言又極飲之醉苦詢之始具道其故眾共謀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共殺之遂成獄沈備得其詳余忘其爲兩當爲徽縣矣此子亦忘其名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徐星伯云烏魯木齊開鉛廠工人掘地得一石碎之水出厥官

聞之急令往取水已散地無餘天生異寶每誤棄於無知者之手亦何可恨

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驚寶也徐星伯之僕李保兒者舊從廣東觀察朱爾廣額在伊犁曾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得驚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血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厘不及分也約明即以小刀割臂納之臂中自此即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始知西域多識寶者非生而異人亦非別有幻術也

鬬國名白蠻也字書多不載蓋廣韻鬬字下只注爲姓未注爲國名故相承遺漏耳按隋書蘇孝慈傳兄子沙羅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冊府元龜載孝慈開皇中簡授利州總管事蓋以沙羅誤作孝慈又梁睿傳睿請甯州朱提雲南西蠻並置總

雜記三

三

管州鎮輟耕錄載宋戲曲院本有五花鬬弄院本五人一曰副淨一曰副末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鬬弄或曰宋徽宗見鬬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於是諸雜院鬬有人參腦子鬬斷朱温鬬變二郎鬬等名其地在漢爲泔河地雲南新出鬬龍顏碑南北朝宋太始二年九月刻書之以補鬬字注之漏

國學內有俄羅斯學康熙間許俄羅斯通中國始遣其子弟入學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於其國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譯其文進呈無私語方爲寄之嘉慶己巳忽寄書一本皆漢字其書卷前二頁有圓圖如太極狀圖內黑白雜錯若畫雲氣者其解以爲陰陽二氣有此二氣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爲配是生天主反復辨論大意似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書奏

仁

宗令察其書所自來得其刻板燬之案俄羅斯古丁零國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國教宗耶蘇

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尙書拏公二神按尙書姓陳名文龍福建興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試第一官參知政事宋史有傳明永樂中以救護海舟封水部尙書拏公閩之拏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書生因晨起恍惚見二豎投蛇蝎於井因阻止汲者自飲井水以救一鄉因而成神五代時卽著靈異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

雲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品其地隸版圖而爲南掌老撾所奴隸每蹂躪索餽獻有喀魚拉者爲尤甚宣慰司初尙富今已彫敝則不勝其擾而喀魚拉之來更煩思茅同知轄是境也能爲之逐喀魚拉卽爲稱職蓋南掌諸國皆瘠而窮又爲緬甸附庸意者供億不足不免旁索嘉慶己卯南掌入貢其從者所過雖辦差之草簾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滇粵多蠱有以藥成者有自生者熊編修常鐸典試雲南偶與內監試某觀察談及某曰此易見耳翼日告曰蠱起矣熊出室望之如放洋燈者然某曰貴人指之則落星使何不試之熊指之果墜熊曰觀察亦貴矣何獨屬我某曰非

省中惟巡撫學政乃可耳考官 天使故請試之此理殊不

可解

雲貴邊境常有瘟氣氣之至也鼠必先災鼠災必吐血而死人家或見梁上鼠奔突墮地吐血者其人卽奔莫回顧出門或橫走或直馳竭其力奔數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卽死此氣之災時或一條時或一段如一村分南北街竟有街南

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數十百家竟有中間數十家一空而村兩頭完然者初聞此災不禍有功名之人凡生監皆可免近今生監亦不免矣此理亦不可解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刁線歹始通貢雍正七年遣頭目叭猛花貢象乾隆十年以該國寫遠定爲十年一貢五十九年始賜勅印彼時國王召温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越南國將其勅印收繳其國乃爲其胞兄召蛇榮代理嘉慶十八年召温猛死於越南之南雅其國遂爲蛇榮子召蟒塔度脂所有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稱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記其從者稱曰後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衣布緊纏其身亦著靴間在其地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布不帶領暑

雜記三

三

日亦戴騷鼠帽其狀不文大怕之服當亦如此今所服者蓋入雲南境後地方取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其國服也

安南國嘉慶九年 錫號越南古交趾也其隨貢使來者衣紅短襖束綠帶以藍布纏頭出兩角若戲中之扮漁婆者貢使則寬袍紗帽帽上加一鑿花銅片若女子之翠圍其地東南界雲南人無尊卑皆赤足見有以繩作絡人坐絡中扛而行則其長官出也儼若中國之擡豬者矣

廣東香山屬有地曰澳門爲通夷舶之所其地隔海廣東人及客廣者多未至其地余嘗往游之夷屋鱗次番鬼雜遝儼然一外國也明代許西洋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數倍矣其人皆樓居高樓峻宇窗扇悉以玻璃軒敞宏深令人意爽樓下多如城之甕洞賤者處之其屋用白石攢灰聖之

宛如白粉潔淨可翫其俗有尊客至當家老翁出迎禮以脫帽
爲恭以婦女出見爲敬男子無少長則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設
大橫案鋪以白布列果品茶酒於其上近門處爲尊客座排列
依次而北其婦坐於案之橫頭女子環案坐客西向則坐於客
右東向則坐於客左案前各置磁盤盤內置刀一叉一疊白布
於上布卽飯單也飲以熬茶和以白糖一女斟茶則一女調糖
令鬼奴按客座以進食果則女子切片置盤內鬼奴遞送客前
取客前之盤返於主人別置他果往復傳送酒貯以玻璃罌紅
黃白各色俱備杯亦玻璃大小羅列以酒之貴賤分盃之大小
飲時則主翁自酌鬼奴傳送客飲愈多食愈多則主人愈樂婦
人粧束悉與洋畫同其髻式與內地無異但無尾耳顙前留垂
髮長二寸許被於額上如內地未嫁女子之看毛髮捲如畫獅
卽詩所謂卷髮如蠶也生於其國者髮淺綠色而目光綠生於
澳門者與內地同淺絳者天然卷毛黑者則盤束而成矣女之
大者兩肩被以水紅紬及乳如雲肩而無瓣閩富者仍加金繡
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於衣外女之幼者垂以禪腳布之細如
蟬翼有必哂花圍者圍中以銅絲結網蒙之內有大樹一株小
樹數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樹枝蓄各種鳥紅黃白綠
五色燦然鳥之上下飛鳴宛如在園林中或巢於樹或巢於
山間水旁或巢於簷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鳥巢又有曰八角
巢者別一家之圍也巢乃一六方亭子耳圍中曲道逶迤竹樹
蔥蒨與唐人園亭無異番夷稱內地人爲唐人惟屋宇不同園蓄雞一大
若小驢額上有肉角食火卽火雞也番人之有職者所居牆外
有黑鬼持火鎗守之隔數十步立一人衣以純黑似戲中所扮

朱八戒者其冠亦似戲中孫行者之冠胸前用白皮條寬二寸左右交纏用以兜鎗其人以左手插於皮條內握鎗柄鎗直豎於左乳前火鎗之旁復有鐵鎗鎗雖兩用重笨已極矣持鎗者直立不動宛同木偶人過其旁但一目覷頸不轉也近旁有脫帽臥地者三四蓋卽循環替代者也此乃番國之官兵也其富而無職者門前立紅衣人如戲中之劊子手帽亦似孫行者而斜其一邊執藤鞭以守門焉其俗有詞訟事呈於番官番官具文列所訴狀下於被控者被控者復呈訴如此三四膠鞮難明則聚訟者與被訟者於庭列坐於地以質之屈伸莫定則以經冊列地或翻之或踐之理曲者不敢踐則負矣其國制和尚爲尊有犯罪者請於和尚和尚命之殺則殺命之宥則宥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於尼尼若不然而不行矣婦女與人有私遇禮拜時必跪白於和尚前蓋求和尚申天主莫之罪也婦人最重者兩乳惟木夫得撫摩之若與唐人私和尚問以會否撫乳如會撫及卽戒以下次不可當卽懺悔其婦亦唯唯而退女之欲爲尼者先閉於寺樓惟留一穴通飲食於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問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堅受如不能受者卽令回家願苦者再閉一年復問之立志堅定卽終身閉於此樓永不與人見殆佛家所謂眞苦修行者故其尊莫與比並矣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婦約束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問若其夫偶回本國往來須時必托一友主其家其友三四日一過宿若逾多日不至婦則尋至責以疎闕其夫歸問友之往來疎密密者卽爲好友疎則不與之交矣習俗所尙全與禮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別華夷也

番婦見客又有相抱之禮客至婦先告其夫將欲行抱禮夫可之乃請於客客亦允婦出見乃以兩手舉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後抱其腰此爲極親近之禮也

番國官職有文武文由考校而得主文字案牘職有六等武多世職凡沒於王事者卽以其子襲其官其住澳門之大班多其國之貴者曾有一大班病死剖其腹細按其五臟某臟受病一爲圖註明歸白其國主屍則葬於澳門其墓似浮圖與僧家葬禮無異其非貴人之沒於澳門者死卽埋久之則去其骨骸更以埋新死者

聞番人言紅毛國中水火皆有專家只許一家賣火一家賣水無二肆也人家夜不舉火至晚驚火者能令室中自明無俟燃燭也欲水亦先告鬻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卽自至無俟擔桶也

夷人多巧工此語或不虛也

雜記三

毛

夷船只許進澳門易小舟進黃埠此外不得至也戊寅有一夷船至守口者問之答以遭風將整篷索而後去越數日篷索不整亦不去守者稟於制府禁米菜小艇不得出口夷船不得食具狀以訴不由其大班轉稟阮制府令責其大班以該船旣不應到所不當到之地乃又不訴所應當訴之人何該國漫無統屬至此大班乃實訴其船係爲提取軍餉六十萬而來非數日所能卒辦俟餉齊卽去乃不禁米艇越半月果去蓋紅毛時爲雁雕戰敗而提餉也紅毛善水戰雁雕善弓矢引以登陸以強弩毒矢射之大喪其師紅毛近漸強橫遭此損折是亦天挫其鋒也

桐城姚元之伯昂

太學石經凡一百九十碑爲江南拙老人蔣衡書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

高廟欲勒石經於太學初命

彭文勤公元瑞司校讐金司空簡司工五十九年

高廟

啟蹕幸避暑山莊文勤不隨扈

命每晨攜筆硯至乾清宮

徧校內府所弄宋刻各本金司空備食文勤因得觀人間罕

見之本考其同異著爲一書名曰乾隆御定石經考文提要凡

蔣書不合於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云石經將垂訓萬

世只臣與金簡二人列後銜臣以末學金又高麗人恐不足取

信因加派和相國珣王文端杰爲總裁董文恭誥劉文清塘及

金司空彭文勤爲副金司空士松沈司農初阮制軍元珮太宰

雜記四

圖禮那太宰彥成隨同校勘獨文勤得邀

宮銜並

命仿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例每經勒考文提要於後和相國嫉焉大

毀提要不善併言非天子不考文議文勤重罪

高廟諭

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經加其上何得目爲私書和計不

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舉正分訓詁偏旁諧聲三門以爲已作

也以進又嘗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請飭禁銷毀併命彭

某不得私藏

高廟嘆曰留爲後人聚訟之端亦無不可

其事乃寢和乃密令人將碑字從古者一夜盡挖改之而文勤

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慶八年文勤奏請詳加察覈

仁宗命董文恭紀文達朱文正戴文端那家宰查對但將碑字

之草率漏畫畧加修補而已阮制軍之撫浙江也始以考文提

要屬門下士許進士紹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薈萃宋本之善者

嘉慶二年 乾清宮燬於火宋本俱燼今乃藉是書以存其大概豈非深幸耶碑無故被一夜之災抑又何也蔣衡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手書十三經進 賜國子監學正衡爲人作書每自稱曰江南寫十三經拙老人蔣衡後更名振生

駢字類編書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爲奇貨嘉慶甲戌夏武英殿奏請清查板片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爲提調官查至 南薰殿見爐坑內燒火坑出灰之坑 都中名曰爐坑有物貯焉命啟之

板片堆積審之則駢字類編板也核校短二千頁因奏請刻板千補之板兩面刻字 故只用千板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 殿之後 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價符呪等書悉付之丙於是 敬思殿空爲貯板片之所謝峻生云查書時窗臺

雜記四

二

上有黃袱包貯一物拂塵展視得書十二本蓋兵書也無名目書中畫圖按圖解說如白虹貫日惡風震雷之類天見何象則何如應畫有斷戶橫陳將軍缺首等像圖皆著色畫見之可怖解俱稱朱子曰恐係祕本不敢細讀因進 御覽奉 旨仍謹藏於殿中案兵家書有圖者惟虎鈴經撮天時人事之變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備舉其占有飛鸞長虹八卦四陣諸圖經爲宋許洞撰又握機經於衝衝風雲諸陣皆繪有圖爲明曹允儒撰此稱朱子則不知何書疑爲偽託紫陽者也其變價之書峻生購得通志堂經解白紙本雖缺少三禮圖而其本絕佳書內有謙牧堂印猶是內府收存之初本也

活字板造始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厯中畢昇爲活字板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

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廣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鐫木單字二十五萬餘

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馴賜名曰聚珍板

有元一代之史明人不解其國語於其人姓名多謬舛錯謬

高宗御定三合音訓先擬依其國語改定如脫脫當爲託克託阿里不哥當爲額特布格帖木兒當爲特穆爾之類其名始正借自國子監取三史板交 武英殿久未舉行善讀者取音訓查對卽了然矣趙夙北纂二史劄記將音訓刻入正此意也道光初年勅改軍機章京又率意翻換如額特布格更爲阿里克布克和爾果斯更爲和爾和遜此類不可勝數閱者幾不能識爲何名尤可笑者史中有金復蓋海句是總金州復州蓋平海城四縣而言也纂者改爲金復哈噶蓋誤以蓋海爲人名也又睿宗傳飲酒歡甚顧謂左右曰纂者以甚顧二字改爲薩賴蓋甚顧三字刷木畧有模糊遂誤以兩字爲人名若此之類甚多且挖改原書不久必有脫落之弊後奉 旨校正常州吳伯興宗丞孝銘時官水部郎分得列傳與余話及足知纂書官不出一手亦重得其人也

雜記四

三

廣東省城內雙門底北樓上有銅壺滴漏其時最準三層大小五桶皆以銅爲之桶旁鐫字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以後另行小字云 作頭洗運行 作頭杜子盛南海縣該吏陳用和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陰陽提領簡德轉監鑄承務郎廣州路南海縣尹兼勸農事周勝寶提調監鑄 廣

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常天錫 廣州路總管知事宋君敬 承直郎廣州路總管推官王亨 承德郎廣

州路總管府推官王思聰 廣州路總管府判官扎忽 廣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常文廣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都事王巨威 承務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都事楊復 承宣郎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穆齊候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捏古尙 中順大
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從政 奉議大夫廣東
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拜降 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阿刺不花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帖里 資善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速忽 此盡
至今五百餘年尙能不差時刻猶可見古人之制作也阮芸臺
制府仿其式以錫爲壺置於廳事之旁時刻俱不能準蓋工人
未能得其中之消息也或曰錫不能如銅之堅故易壞耳

雜記四

四

文王鼎宣和博古圖載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薛尙功
鐘鼎款識載魯公鼎銘同蓋卽博古之文王鼎也姜紹書韻石
齋筆談記李脩吾節鎮淮陰遣中翰黃黃石以千三百金得文
王鼎於梁谿嵇少峯家後記此鼎之轉徙甚詳劉公敞七頌堂
識小錄云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
同孫氏翡翠尤勝云云此中或卽有脩吾之物亦未可知然世
安得有知許文王鼎哉脩吾之物其篆文及鼎之輕重大小筆
談已言其與宣和所藏迥異誠如所謂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
者卽指名爲文王鼎恐不免見牛呼戴見馬呼韓矣

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實則崑山徐健菴家刊本也

高廟有成德借名徐乾學逢迎權貴之

旨成爲

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經解之書薈而付梓鐫成名攜板贈

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書中有宋孫莘老春秋經解十五卷而目錄中無之山東朱鳶湖在武英殿提調時得是本以外間無此書用活字板印之蓋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時校是本者爲秦編修敦甫恩復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然不知當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據其所見爲目中所無者尙不止此豈是書有續刻歟

復齋鐘鼎款識冊南宋秦氏熺物也熺爲檜子其門客董良吏爲之摹繪成冊今歸揚州阮制軍元刊本傳世此冊自宋流傳展轉至明項氏以銀二百得之又展轉至揚州秦編修敦甫欲仍以銀二百購之其人不售有陸氏者增銀二十乃歸陸氏陸後攜至杭州時阮撫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購之數取之不可西湖多御碑一日陸忽於碑旁鐫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

雜記四

五

士者以陸大不敬將寘獄阮以書生無知乃爲解釋陸感德之獻是冊以謝遂歸阮夫熺之爲人不足重而其所寶之器其猶存人間與否亦未可知而乃藉是圖以至於今使人按圖知古則儼楮勝於吉金多矣豈其中亦有神物護持之歟

楊妹子善畫圖繪寶鑑載其畫有趙清獻琴鶴圖特佳但云不知其名或曰是清獻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獻公媳也總不可考案姜二酉韻石齋筆談乃宋甯宗恭聖皇后妹也姓楊氏且爲南宋人與清獻姓既不同而年代復遠或人所云外誤甚矣筆談又云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澹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詠衷情庚辰秋有友持山水畫幅屬題畫

遠山一角近坡老松葱鬱松下一人鳴琴款署馬遠名雖贗物而頗有韻致幅邊多題詠余乃爲一絕云宛然如對晚風清松院沈沈夜月明但少題詞楊妹子輕吟一闕詠衷情

古人收藏名跡多鈐以私印記識賞鑒家一經品題後人多藉以珍重卽賈似道之奸惡世反以有長字印及秋壑圖章牛山堂等印爲可寶項子京蒐羅名品固一世之豪其傳於今者私印纍纍殊不傷雅而韻石齋筆談遽以石衛尉黥美人譬之其載價於楮尾亦欲後人不輕視耳乃謂與賈豎甲乙賬簿無異未免惡詈是則毛西河一流習氣矣

詩以道性靈故往往有識語齊五行志曰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又曰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諸王宰相相繼薨

雜記四

六

徂二宮晏駕唐駱賓王帝京篇云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人謂賓王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逃死此其讖也崔曙試明堂火珠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以是得名明年卒唯存一女名星星元張之翰除松江知府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卽卒六安陳鰲中嘉慶丙辰科進士覆試第一時題爲首夏猶清和陳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刺幾分丙辰以前數科凡覆試第一多得狀元人俱以狀頭期之乃不數日卽卒竟未與殿試又曾見吳雲莊上舍持一扇爲畢某詩忘其名末句有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余曰此人恐有水厄越歲雲莊爲言前見扇頭作詩人已死於水矣無心出之往往有應蓋亦機之先見者歟

宋曹士冕作法帖譜系世罕得其本浙江鮑士恭家有藏本人

亦希見余嘗於永樂大典中寫出之其論淳化帖之支派甚詳
內有灋陽帖云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
已或云武陵帖蓋以灋陽本重刻未知孰是云云而灋陽刻石
之原委未明於鼎帖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
不精云云而所刻卷數之多寡未述按晁公武讀書志有武陵
法帖二十二卷王荅谷以秘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汝海諸帖參
校有無補其遺逸成是書鼎中張斛刊之石曹云武陵板本增
益最多或言武陵以灋陽本重刻則灋陽自較諸帖爲多矣又
係石本當卽張斛所刻之武陵法帖也晁公武見此帖距曹氏
作譜系時三十餘年或士晁未見全帖未能詳考耶書之以補
曹氏之未備

宋李莊簡公光致胡忠簡公書云見公漢隸甚奇古今漢碑絕

雜記四

七

難得不知左右何從而學之乃超勝如是僕有轉物菴碑乃鄒
德久書不甚佳得暇爲作此三字甚幸據此帖足見南宋得漢
隸之難如此洪趙諸君所藏乃能如彼之富則其購求之艱用
心之苦爲何如也後世乃猶欲持一帖之漏以訾議之耶

歲辛未見蔡鹽場大使傳聲購朱文公手書注魯論先進第十
一篇猶是未定草稿也竹紙墨格以今本較之其塗改及不同
處不過數十字曾逐字開寫一紙收存今不見矣書法極蒼秀可愛然以所改
字讀之亦無大緊要或明代善書者僞託之耳

存復齋集載有跋司馬溫公於范忠宣手帖上書通鑑彙跋云
此彙標題晉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還鎮元帝崩此江左立
國之一變也故公不得不手書之云云今讀通鑑於是年事簡
明詳盡令人瞭然可見先輩不知費幾許心血往復審正而後

脫稟也存復齋集元朱德潤撰字澤民睢陽人流寓吳中延祐末以薦授翰林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授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虞伯生序惜以畫事掩其名周伯琦作墓誌謂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風其雪臘賦稱天子大蒐於柳林召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是善畫矣今罕有傳者按德潤移疾歸至正十二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攝守長興集題征東儒學提舉案集中文止於至正十一年是集蓋成於未起官以前也

嘗見墨筆細竹一副畫爲道昇題爲子昂殆僞造者仿本也故不入錄題曰文湖州詠竹一字至十字成詩竹竹森寒結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戟矛蒼玉虛心異衆草勁節逾凡木化龍杖入仙坡呼鳳侶鳴神谷月娥巾帔淨丹丹風友笙竽清箴

雜記四

八

叢林間飲酒瘦影搖尊石上圍碁輕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存松菊若論檀藥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歷代題畫詩類及廣羣芳譜俱未選故錄之盧村硯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質而龜形余旣莫知其所出試以墨亦不甚奇末之重也及試陝州見士子有用此者問之云殊不易得有不發墨者僞也然不能言其詳山長馮夢花綴浙人也在陝久見而問之乃爲余具道所攷時當冬寒且言遇寒不凍驗之果然馮有長詩一章前有序敘述甚詳記以備考序云村在陝州城南三十里傳有隱士盧景者好造瓦硯硯成悉塞之匡壁間村以是得名然莫詳其時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硯審故址猶在人於得硯處時見開元古錢因疑硯爲唐時物云硯之大者徑尺小者三四寸形製如箕如瓢如龜鱉之甲下有

兩足或四足質似麤而甚薄然堅緻密栗不可磨削性發墨而不滲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凍或謂其古澄泥類也硯之在村隨處皆有乃入土輒數丈上多居人屋廬禁人發掘必俟其旁厓崩裂始爭鋤土出之又往往爲沙石壓損完者百不得一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於州城偶得之因記以詩鏗然片瓦堅於鐵大或如瓢輕如葉陝人貽我向我言此爲古硯歲千百父老相傳作硯人姓盧名景多高節平生造硯不賣錢窖之士內如埋壁至今時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沒廢窖毀敗子孫亡村以盧喚未曾易窖外村前百丈厓田夫往往揮鋤掘掘時常見開元錢粘泥附硯相狼籍以錢證硯硯可知當是唐時人手澤吾聞盧綸尉閩鄉又聞盧奐守二號豈其後人隱是村借端猶奮文人烈不然尋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時澄泥

雜記四

九

出虢州更傳石琢稠桑驛唐人硯譜竟寶之勝於龍尾斧柯石二者年來早失傳搜羅不得人爭惜此硯當時不著名胡爲慙劫難磨滅尾圓頭銳腹低凹一池似月環其額案頭昂首類於蟾裙邊舒足跛同鰲偶爾金壺勺水傾積旬曾未虞枯竭研之三匣墨如雲一泓終日凝靈液瓦當銅雀世紛紛孰優孰劣無能別詞人寶愛過琳腴銀箋珊管動同策吁嗟乎作字張芝尙有池吟詩魏野常留宅足與黃流底柱共千秋誰知更有區區陶瓦稱奇絕

